

# 历史穿越·大明工匠

创作马拉松作品

共 30 章 · 约 55947 字

## 第001章\_井盖之后

---

第001章 井盖之后 陈默摔下去的时候，还在想着第二天要不要把那份节点计算书重做一遍。深圳的夜里带着潮热，路边店铺早关了门，只剩几家便利店亮着白光。他从公司出来已经过了两点，脖子发僵，后背贴着衬衫，眼睛酸得像灌了沙子。手机上那串催审图的消息还停在屏幕里，他懒得回，拎着电脑包往出租屋走，走到巷口时脚下忽然一空，整个人猛地坠了下去。那一下来得太快，他连喊都没喊出声，只觉得腿先砸到了硬东西，腰跟着一折，后脑一麻，视野里最后一点路灯光亮被黑暗一下子吞没。再醒来时，他先闻到的不是消毒水，也不是医院走廊常有的空调味，而是一股混着泥土、炭火和油烟的气息。那味道很厚，贴着鼻子往里钻，带着早市才有的杂乱劲头。耳边也吵，不是急救车，不是汽车喇叭，是挑担子的吆喝、木轮碾过石板的吱嘎声，还有不远处谁家锅盖被掀开时冒出的蒸气声。陈默睁开眼，第一反应是自己还在做梦。头顶不是医院天花板，是一截旧木檐，檐角挂着发黑的雨痕。眼前路面窄，青石板缝里长着薄草，街两边没有一根电线，也没有任何他熟悉的玻璃橱窗。来来往往的人穿着长衫短褂，脚下是布鞋草鞋，头发绺着髻，动作匆忙，谁都没有多看他一眼，好像一个大清早躺在街边的陌生男人并不值钱。他猛地坐起身，腰背像被铁棍抽过，疼得吸了一口凉气。身上的衬衫、西裤都没了，换成一件粗布长衫，袖口磨得起毛，裤腿宽大，脚上是一双不太合脚的布鞋。电脑包不见了，手机不见了，钱包也不见了。他把自己从头到脚摸了一遍，连枚硬币都没摸出来，只摸到肋侧一块青肿。他用力掐了一把手背，疼得手指发颤。这不是梦。这个判断一落下来，他脑子里那层还没睡醒的糊涂劲立刻散掉一半，剩下的是更难看的空白。人在哪儿，为什么会在这儿，衣服是谁给换的，他一个答案都没有。可肚子先给了他提醒，从昨晚加班到现在，他只在办公室里啃了半个冷面包，刚才那一下折腾完，胃里空得发紧，像有只手把他的内脏往里攥。他还不死心，沿着自己醒来的地方前后找了一圈。青石板缝里积着昨夜留下的泥，墙根有一只破草鞋和几片烂菜叶，别的什么都没有。他甚至蹲到街角的河埠边，盯着浑黄的水面看了半天，想在里面找到手机、电脑包掉落后的影子。可河里只有漂着的木屑和菜梗，水波一晃，把他的脸照得支离破碎。那张脸还带着昨晚加班后的疲色，额角破了皮，眼白里满是血丝，看着像个逃难的人，跟昨晚坐在办公室里对着图纸挑错的陈工已经离得很远。他扶着墙站起来，

脚底发软，眼前黑了一阵。街口有个卖饼的摊子，铁鏊上正烙着面饼，油香一阵阵扑过来。他咽了口唾沫，走过去张了张嘴，想问这是哪里，话到嘴边却先变成一句：“能不能赊一张饼，我回头还你钱。”摊主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是明明白白的提防：“哪来的穷汉，走开些，别挡生意。”陈默站在原地，脸上发热。他三十二岁，做了十年结构工程，连最难缠的甲方都应付过，没想到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为一张饼开口求人。他想解释自己不是乞丐，可喉咙里像堵了东西，什么体面都比不上肚子里的那阵抽搐。他退开两步，靠在一根木柱旁，强迫自己先看周围。街上铺子的招牌都是竖写的黑字，他还认得不少，药铺、绸缎铺、米行、茶肆，笔画都是旧式。更远一点，有座两层木楼立在街角，挑出的檐口压得很低，二楼回廊下面撑着几根柱子，柱脚被雨水泡得发黑，靠街的那根有些外偏。他盯着那根柱子看了几眼，职业习惯几乎是本能地在脑子里算起受力来，随即又生出一阵荒唐感。连自己都保不住了，他还在看柱子。可这点荒唐里又夹着一点他能抓住的东西。眼下没有身份证明，没有钱，也没有一个能证明他来路的人，唯一还留在脑子里的，只有这些年被工地和图纸磨出来的判断习惯。那些本事放在明朝未必还能值他原来的身价，可总比空着手强。陈默把掌心按在木柱粗糙的表面上，逼着自己先别乱，先把能看懂的东西攥住，再往前找活路。街上有人从他身边挤过去，肩头扛着一捆杉木，木头尾端扫到他的腿，他踉跄一步，险些摔回地上。扛木头的人回头骂了一句，他没听全，只听出是苏白口音，语速又快又滑。陈默抬眼望去，那人已经进了街对面一家木铺，门口堆着刨花和木料，里面传出锯子拉动的干涩响声。木铺门头上挂着块旧匾，字被烟火熏得发暗，他眯起眼，认出“周记木作”四个字。他站在原地看了半天，肚子又响了一声。那一刻他终于承认，眼下最要紧的不是弄明白这场穿越有多离奇，而是想办法在这条街上活到天黑。至于别的，得等他先有一口饭，有一个不至于睡在路边的地方，再慢慢算。

## 第002章\_陌生苏州

---

第002章 陌生苏州 陈默沿着街走了一上午，越走心里越沉。他原以为，只要多听几句，多看几眼，总能找到一点能让自己抓住的东西。可这座城对他来说过分完整，完整到没有一处裂缝能让他把现代生活的经验塞进去。街市喧闹，水巷交错，桥洞下摇橹的小船一条接一条过去，岸上店铺把门面擦得发亮，酒楼门前挂着红灯彩幌，茶馆里坐着长衫客，连沿街叫卖的孩子都用他半懂不懂的苏州话把铜钱数得清清楚楚。只有他像一块被硬塞进来的石头，落在哪儿都不合槽。他先去米行门口问路，掌柜抬眼就问他是哪县人、有没有牙牌。陈默连“牙牌”是什么都要从话里猜，答得支离破碎，掌柜很快失了耐性，挥手把他打发走。后来他又在河边帮人推了一阵陷进泥里的独轮车，车主人扔给他半个冷馒头，算是这一上午唯一的收获。他坐在桥边把馒头吞下去，馒头又干又硬，噎得胸口发堵，可下咽之后，整个人总算有了一点气力。他还在城门边的告示牌前站过一阵。纸上写着征粮、缉盗、商税和各类规矩，字都是他认得的旧字，可真正落进眼里时，却叫人心凉。这里每一项买卖、每一条道路、每一笔钱粮都在册上，谁是谁家人，谁是哪县客，官府心里大抵有数。唯独他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既不在册，也不在账，连被盘问时该报个什么出身都说不圆。桥对面是一家茶肆，几个客人正围着桌子说话。陈默本来只想借着热气歇会儿，听见其中一人提了句“万历二十五年”，手里的半截馒头差点掉进河里。他愣

了一阵，才把这几个字在心里重新排了一遍。万历二十五年。明朝。他对历史不算熟，只记得那大概是十六世纪末，离他生活的年代差了几百年。这个年份像一根木楔，狠狠干进他脑子里，把最后那点侥幸也钉死了。他没有穿错城市，他是整个人从原来的时代被扔到了另一个世界。陈默抹了把脸，掌心都是冷汗。他想起昨晚办公楼下那个缺口，想起自己在坠落前连一句脏话都没来得及骂，心里翻起一阵发虚的怒气，却连能对谁发都不知道。他强迫自己像平时处理工地险情那样，把眼前的麻烦一条条拆开。没有身份，就少往官面地方凑；没有钱，就先找能换口饭的粗活；听不熟本地口音，就尽量少说多看。这种拆分多少让他重新抓回一点职业上的冷静，可每次冷静下来，胸口又会跟着空一块，提醒他自己再也回不到昨晚那栋亮着白灯的办公楼。茶肆旁边是一家绸缎铺，门前临时搭了个遮日头的木架子，上面挂着竹帘和布幔。陈默眼角一扫，脚步忽然停住。那架子靠街的一边压着两匹新布，横撑却只用细木杆挑着，结绳的位置也偏，整副架子向外歪了一点。他盯着看了几息，听见上头竹节轻轻一响，像有什么东西在松。这点动静别人未必听得出来，他却听得背后发紧。街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正蹲在架子下面捡铜板，陈默来不及多想，几步冲过去，一把拽住那孩子的后领往外拖。孩子被他拖得大哭出声，周围人齐刷刷看过来，还没等有人骂他，架子最外头那根横杆“咔”地一声断了，竹帘和布幔连着木杆全砸在地上，溅起一地灰。人群先是一静，接着乱了起来。绸缎铺掌柜冲出来，脸都白了半截，先抱住孩子，又扭头看断木。那根木杆断口发白，中间还有虫蛀留下的空心，外头却涂了层油，看着跟好木头没两样。“谁搭的架子？”有人吼。“昨儿临时找人搭的。”另一个人答。陈默没接话，只把孩子往他娘怀里一送，想从人群边上退出去。他眼下最怕的就是引人注目，可还没走开两步，身后有人叫住了他：“你这眼挺毒啊。”他回过头，见是昨晚那家木铺里扛木头的汉子。那人四十来岁，膀大腰圆，脸上横着一道旧疤，肩上还落着木屑，正上下打量他。陈默认出他，点了点头，没多说。那汉子笑了一声：“你不是本地人吧。刚才要不是你，那孩子脑袋得开花。你怎么看出来要塌的？”“撑木太细，受力偏了，绳结还松。”陈默说完才想起，对方未必听得懂“受力”这类话，便又补了一句，“东西压在外头，里面又没顶住，迟早得折。”汉子咂摸了一下，像是听明白了，又像是只记住了最后一句。他看陈默衣衫皱巴巴，脚上布鞋脏得发灰，眉头动了动：“你今天有地方吃饭没有？”陈默没答，肚子先替他答了，一声长响隔着衣裳都听得出。那汉子失笑，朝街对面的木铺抬了抬下巴：“我叫老王。你要是不偷懒，跟我回去搬半天木料，周家还能给你一碗饭。”陈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周记木作的门里正飘出刨木的清香。那香味混着木屑和烟火，跟街上的混乱比起来，有种怪异的踏实。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老王走过去。脚跨过门槛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街口熙攘的人群，心里有个念头落了下去：如果他想在这个万历二十五年的苏州活下去，靠的不会是什么穿越奇迹，只能靠自己这双眼和这点还没丢掉的本事。

## 第003章\_一口热饭

---

第003章 一口热饭 周家木铺的院子比陈默想的小，进门一眼就能望到底。门脸朝街，后头连着一个狭长院子，左边是堆木料的棚子，右边是刨木、开料、凿榫的工位，中间留出一条过人的窄道。地上积着一层细细的木屑，走过去能闻到潮木、桐油、烟火和汗味搅在一起的气息。院角支着一口大锅，锅边

有个年轻女子正在捞饭，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一眼，目光在陈默身上停了停，又移开了。老王把肩上的木料往地上一放，朝里头喊：“师父，门口捡了个能看塌架的。”一个正在案边刨木的老头停下手，抬起眼来。那人鬓角灰白，身板不算高，手腕却很稳，刨子停住时木面上一丝毛边都没卷起来。陈默被那双眼一扫，忽然有种被人从头量到脚的感觉。“会什么？”老头问。陈默原想说自己是结构工程师，可这几个字到了这里连解释都难。他只得换个说法：“看房子，看梁柱，能帮着判断哪儿不稳。”老头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指了指院角一堆码放得有些歪的杉木：“先把那堆木头扶正。真会看，再谈别的。”陈默走过去一看，才知道这活没想象中简单。木料长短不一，底下垫木高低也不平，有两根长料悬在外头，整堆木头像个歪斜的山包，只要抽错一根，怕是要连片滚下来。他下意识蹲下来找重心，手指在木料边上比了比，又把最外侧两根短料先抽出来，塞到下头当楔子，再跟老王合力把外挑最长的那根往里挪了一尺多。几下折腾完，木堆总算稳了。老王抹了把汗，嘴上还硬：“也就有点眼力。”那刨木的老头这才慢慢走过来，用脚尖踢了踢垫木，又看了一眼最底层留出的空位，开口道：“还知道先动外挑的，没乱来。你姓什么？”“陈，陈默。”“我姓周。”老头转身往回走，“要饭没有，要活有。能干就留下做两天杂工，偷奸耍滑立刻走人。”陈默应了一声，心里却还是拧着。他在深圳时管过工地，甲方、施工、监理三边扯皮的时候，谁见了他都得先客客气气叫一声陈工。如今一觉醒来，为一碗饭让人拿木料试手，落差大得几乎叫他发笑。可那笑意刚冒头，就被锅里飘过来的米饭香压了下去。中午开饭时，他坐在院角的小凳上，捧着一只粗瓷碗，里头是白饭、咸菜，还有一勺带油星的豆腐汤。饭很普通，他却吃得连碗底都舔得干净。那年轻女子添第二勺饭时看了看他，问：“昨晚没吃？”陈默点头。“难怪像饿昏了的。”她把饭勺往锅沿上磕了磕，“我是周小妹。”陈默抬眼道了声谢。周小妹没有多问，只提醒他饭后去后院挑水。她说话干脆，像是已经习惯替家里安排一切，语气里没有怜悯，也没有过分客气，这反倒让陈默轻松了些。下午他跟着老王劈料、递工具、扫木屑，忙得两条胳膊直发酸。周家木铺干活不快，却有股沉住气的秩序。哪根木料先开，哪件榫头什么时候收刀，周师傅都不用大声吆喝，只拿眼一瞥，老王就知道该换什么。陈默在旁边看着，看出不少门道，也看出不少粗糙处。比如尺寸全靠步尺和手感，比他习惯的毫米精度差得远；再比如几处临时支撑纯凭老师傅经验，连个简图都没有。可他看得越久，越发现这里并不乱。木料进院先分干湿新旧，靠墙还是离地都有规矩；凿子、角尺、墨斗和刨子各有位置，谁拿了，忙完总会放回原处。周小妹中间过来收钱记账，顺手还能把哪户催工、哪户拖账、哪户只给了定钱说得一清二楚。这个小院子看着窄，却像一架拧紧了の木机括，人人都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陈默这个外来人反倒最显得多余。这种看法到傍晚时终于冒出了头。老王在门口搭个临时木架，要把刚做好的窗棂平码起来，陈默站旁边看了半天，忍不住说：“你那横杆靠外太多，重心压偏，晚上要是受潮，很容易翻。”老王转头瞪他：“这点东西我搭了十几年。”“搭了十几年不等于每回都对。”陈默脱口而出。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周师傅正拿砂石磨凿子，动作停都没停，只说道：“既然你看出了毛病，就你改。”陈默心头一紧，硬着头皮过去，把最外头两根平码的窗棂往里收，又在底下塞了两块废料垫平，最后拿麻绳从中腰绞了一道。这样一来，架子确实稳了不少。老王嘴里哼了一声，却没再拆他的台。那天晚上，周家只给他腾出后院柴棚旁的一块木板床。床硬，蚊子多，隔着一堵薄墙还能听见街上收摊的动静。陈默仰面躺着，盯着梁上被烟熏黑的木纹，手臂酸得发抖，肚子却是踏实的。他知道自己只是换到了一口热饭和一夜不挨雨的地方，可在这个陌生时代里，这点东西已经足够让他先把命续下去。临睡前，他还是习惯性地吧白日里见过的木堆位置、院里动

线和那只临时木架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像在复盘一个缩小的工地。以前他每次跑完现场都要这样，把危险点、浪费点、返工可能一条条捋明白，第二天才好继续下去。想到这里，陈默心里反倒稳了些。时代换了，身份没了，可他处理问题的这套脑子还在，只要这点东西没丢，他就还有机会在这里站住。

## 第004章\_周家木铺

---

第004章 周家木铺 第二天一早，陈默是被锯木声叫醒的。天还没大亮，前院已经有人动手。锯条来回摩擦木纹，发出一阵一阵干涩又有节奏的响声，中间夹着刨花卷起时那种轻轻的裂响。陈默翻身坐起来，肩背的酸痛提醒他，昨晚那张硬板床和前一日的劳作都是真的。他在柴棚旁用冷水洗了把脸，冻得牙关一紧，人才彻底清醒。周小妹已经把早饭摆在院角，是稀粥、腌萝卜和两块粗面饼。陈默低头吃粥时，周师傅正在检查昨晚晾着的木料，一根一根敲过去，听声辨干湿。陈默听不出多少区别，只觉得同样是敲木头，老人下手的位置和力道都很讲究，不像随手碰碰。“听什么呢？”周小妹在一旁问。“听木头里头吃水多少。”陈默嘴快答了一句，答完才发现自己其实只是猜。周小妹看了他一眼：“那你耳朵比我还灵。”陈默被她噎得没话，抬头去看周师傅。老人依旧不理睬他们，只把一根略潮的杉木单独抽出来，靠墙放好。这个动作很小，却让陈默又生出那种熟悉的不服气。一个不识字的木匠，凭敲击和手感就决定木料能不能上架，在他原本的世界里，这套做法连送审都过不了。可他昨天亲眼看过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干活，知道周师傅不是碰运气，而是把许多年功夫全压在了手上。这更叫人别扭。吃过早饭，周师傅把一卷旧麻绳丢给陈默，让他去后棚把昨晚搬来的木料重新勒一道。陈默弯腰干活时，手指摸到不同木材表面的粗细和纹理，这才知道周师傅昨晚单独抽出来那根潮木，摸上去确实比别的更凉、更涩。他把绳结收紧，又把几根略弯的料单独分到旁边，周师傅回来扫了一眼，只说了句“还行”。这两个字不算夸，可比昨天那种纯拿他当杂工使唤的口气已经松了不少。上午木铺接了个修门楼的活，陈默跟着去搭手。门楼是城里一户绸商家的偏门，木门早年做得讲究，门楣和立框之间用了斜肩榫，年头久了，外头看着还整齐，里头的榫头已经被潮气啃得发松。陈默站在旁边看周师傅拆旧件，心里忍不住拿现代节点做比较。他觉得这些连接过于依赖木头本身，一旦木性走样，整体就要吃亏。这种念头一直压到中午，等周师傅把旧榫头抽出来，陈默终于没忍住：“要我说，这地方不如加铁件，省事，也稳。”老王当场笑出声：“你去哪儿找那么多铁给人往门楼里藏？”周师傅抬眼看了陈默一瞬，没急着驳他，只把旧榫头递过去：“你先看看再说。”陈默接过那块旧件，手里一沉。榫头外头发黑，里头木色却还紧实，肩口吃力的地方磨得油亮。他顺着纹路摸过去，发现这榫并不是简单插进去就算完，里面还藏着一道很浅的燕尾收口，受力后会越卡越紧，只是因为年头长、水气重，才把外层吃松了。他心里那句“不过如此”一下卡住了。“铁件稳，是你那边的说法。”周师傅把门框边上的灰屑扫开，声音很平，“木头活，得先问木头。湿胀干缩，你拿硬铁锁死，早晚还是要裂。人家门楼立了三十年，坏在年头上，不是坏在做法上。”说完这句，周师傅又用刀尖把榫头里那道浅燕尾勾给他看：“你看着多绕一道，真吃上劲时，它自己会往里咬。门天天开，天天关，这股活劲要给它留出来，不然做得再直，过几年也得翻毛病。”这番话没有一句是图纸上的术语，却和陈默熟悉的材料匹配、变形让位暗暗合在一处，让他一时分不清自己是被驳倒了，还是被老人从另一条路领回了同一个道理上。

陈默捏着那块旧榫，半晌没说出话。他以前做结构，接触的多是钢筋混凝土，哪怕是钢结构，节点也讲究标准件、板厚、螺栓等级。他知道材料性能和连接方式要匹配，可当这些原则落到一块木头上、落到一门古老的榫卯上，真正把事做成的人显然不是他。下午回铺子时，周师傅让他把拆下来的旧件洗净、分类、记位置。陈默一边做，一边把每个榫眼的方向和磨损处看得仔细。他越看越明白，周家木铺不是没有逻辑，只是那套逻辑不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每一处刀口和每一道肩线里。以前他总觉得不画图、不列公式的东西都不够硬，现在才发现，许多经验本身就是被岁月反复筛出来的结果。这种领悟并没有立刻让他服气，却让他收敛了几分嘴上的锋芒。傍晚时，周师傅让他把新开的木料搬去后棚，再顺手问了一句：“你识字？”“识。”“会画图？”“会。”周师傅“嗯”了一声，没有再问。可陈默听得出来，这声“嗯”和昨天不一样，里头多了一点真正把他当个人手看的意思。晚饭后，周小妹在灯下对账，顺手递给陈默一张送货单，叫他认认上头写的木料去处。单子上只有寥寥几行字，记着尺寸、日期和定钱数目，却让陈默看得更清楚，周家木铺能在这条街上活着，靠的从来不只是凿子和刨子，还得把银钱、人情、交货时日一笔笔对稳。他忽然明白，自己眼下学会的只是这座世界的一角，后头还有整套规矩等着他去适应。那天夜里，陈默躺在木板床上，脑子里还是那块拆下来的旧榫。他反复想着那道浅燕尾和受力后的自锁关系，越想越清楚，自己在这地方最危险的不是没饭吃，而是还拿着原来那套眼光往下压，把眼前看不懂的东西一律判成落后。真要这么走，他迟早会栽个大跟头。

## 第005章\_榫头和脾气

---

第005章 榫头和脾气 陈默的大跟头来得比他预想中还快。第三天午后，周家木铺接了个急活，要去城南一处小园子里修回廊角亭。那亭子靠水，屋面不大，四角飞檐却做得精巧，原本是主人家请客看景用的。前阵子连下几场雨，东南角的檐口往下一沉，主人怕整座亭子出事，催着周师傅当天就去看。陈默跟着挑工具进园子，远远一看就皱起眉。亭子的东南角受水气最重，柱脚附近青苔发滑，外檐挂着的瓦片也多出一层湿沉沉的暗色。他绕着亭子走了一圈，低头看地，再抬头看梁，心里已有了个判断：问题未必在柱脚，更像是角梁和檐檩那一带吃力过大，久而久之带着檐口往下坠。周师傅蹲在柱边摸了摸，又抬头望了一阵，让老王去搭脚手。陈默见他没急着拆屋面，忍不住开口：“既然问题在上头，先把角梁卸下来，再把这段檩子换厚一点，不就省事了？”周师傅在木柱上敲了敲：“谁告诉你问题只在上头？”“檐口下沉，荷载往角梁压，最先出毛病的当然是上头。”陈默说得很快，语气里那股熟悉的肯定又冒了出来。老王在一旁咧了下嘴，像是知道接下来有戏看。周师傅没有和他争，反倒点头道：“你既然看准了，那你上去拆。拆坏了，算你手艺。”陈默心里一热，只当对方终于肯把活交给自己。他爬上脚手，先揭了外头一圈瓦，露出发黑的木件。角梁表面确实有受潮痕迹，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判断没错，便拿木楔和短锤去松连接。第一下还好，第二下敲进去，整条檐口忽然轻轻一颤，底下支着的柱子跟着发出闷响。那声音不大，却把他后背的汗一下逼了出来。“别再动！”周师傅在下面喝了一声。陈默手上一僵，刚停住，脚下那根横撑就传来一阵细小的摩擦声。他低头一看，才发现柱头与横梁交接处有一道先前被木泥盖住的缝，这会儿已经张开了些。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角梁吃力，而是柱头榫口也被潮气和下坠的檐口一起拖松了。他刚才那两下如果再重一点，整条角亭边架都可能塌掉。

周师傅三步并两步上了脚手，一把把他挤到后面，伸手托住柱头，另一只手先让老王把底下的临时顶木送上来。老人动作不快，却没有一丝乱，每一步都像早在脑子里摆好了位置。先顶柱，再卸瓦，随后才一点点松开角梁和檐檩相咬的部位。等最危险那股劲被卸掉，陈默才真正看清问题在哪儿：柱头肩口早就被水浸得发虚，只是外层漆面还遮着，单看下沉方向，很容易把错全记到角梁上。他站在脚手上一言不发，只觉得脸被午后的热气烤得发烫。等亭子危险处暂时安稳下来，周师傅才看了他一眼：“看房子，不能只盯最显眼那块。木作和人一样，哪儿先叫疼，不一定哪儿先有病。”这话说得不重，却比当面骂他更难受。陈默想辩一句自己不是全错，毕竟角梁确实也吃力，可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刚才那一下脚手轻颤的手感还在他腿上，提醒他自己离惹大祸只差半步。后面的活，周师傅没再让他多插手，只叫他在下面修整替换用的木件。陈默拿着刨子，一下一下推木面，耳边全是上头卸构件时发出的摩擦声。他越听越清楚，这里每一道工序都有先后，哪块先卸，哪块后顶，不是凭书本知识往上套就能做对的。中途周小妹送茶进园子，见他脸色不好，只把粗瓷碗往他手边一放，什么都没问。陈默低头喝了一口，茶里带着一点炒米香，把胸口那股又闷又燥的味道压下去不少。他知道自己这回最该记住的不是丢脸，而是失手的分量。放在现代，节点看错最多返工挨骂；可在这里，一步次序不对，就可能带着整座角亭和站在下面的人一起出事。临近收工，周师傅把拆下来的旧柱头肩口扔给他。陈默接住一看，断面里有一层细细的水路，顺着木纹往里吃，外头却仍保持着原来的形。周师傅用刀尖点着那道水路：“这才是祸根。你要只盯角梁，换再厚也没用。房子是连着受力的，不是一根一根各算各的。”陈默攥着那块旧木，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是我看浅了。”周师傅没应，只把工具收好，让他帮着背回去。回程时天色已经暗下来，园子外河面吹来潮气，贴在皮肤上黏糊糊的。陈默走在后头，肩上扛着木料，手掌磨得生疼，脑子里却出奇地清醒。他忽然明白，自己来到这里以后，真正难缠的对手不是饥饿，也不是陌生朝代，而是那股总想抢在别人前面下结论的脾气。那脾气在现代帮过他不少，可在这座角亭上，差一点就把他推进坑里。回到木铺后，他把那块旧柱头肩口洗净，放在床边看了很久。木头里面那道细细的水路像一条藏着的伤，外头还撑着原来的形，里头却已经被湿气吃空了一截。陈默伸手摸着那道纹，忽然觉得自己也有些像它，表面上还顶着原来那点陈工的架子和判断力，里面却早被这场穿越掏出许多空处。若还不肯承认自己看不全、懂不透，往后只会在更大的地方摔得更重。

## 第006章\_墨线之间

---

第006章 墨线之间 陈默在周家木铺真正安顿下来，是从手上起泡开始的。周师傅没有因为他识字、会画图就把他另眼相看，第二天让他挑水，第三天叫他劈废料，到了第四天，才把一只墨斗和一把角尺丢到他面前，让他跟着老王学弹线。陈默以前在工地上也拿过卷尺和墨线包，可那都是在钢筋模板和混凝土墙面上做定位，跟木作完全不是一回事。木头有纹路，有弯性，有干有湿，线只要偏半分，后头的榫眼就会全跟着歪。老王把一根杉木架到案上，粗着嗓子说：“看清楚，角尺要贴死，墨线要绷直，弹出去那一下不能飘。你要是手抖，今晚就拿这根料给灶房烧火。”陈默本来还想着不过是一道线，等真上手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轻。第一下墨线弹出去，尾端就轻轻跳了一点；第二下角尺没压稳，线头斜出一小截；第三下他刚觉得有些顺手，周师傅走过来瞥了一眼，用指甲在木面上轻轻一刮，那条线

便露出偏差。老人什么重话都没说，只让他把这根料重创一遍，再重新来过。一连两天，陈默的手指都被墨线勒出细痕，掌心还被刨柄磨起两个水泡。晚上他回到木板床上，手都蜷不直，只能把掌心摊开晾着，看那层皮一点点鼓起来。他想起自己在深圳时坐办公室开会、跑现场拿激光测距仪，哪怕工地条件再差，也有安全帽、劳保手套和一整套表格。到了这里，手上每一道线都得靠肉身去找准，错了就真错，没有软件给他撤回。

更麻烦的是尺寸。周家木铺用的是市尺，口头上报尺寸又爱说得简略，什么“一丈三去二”“八尺再让一分”，陈默起初听得头大。周小妹见他老在账边停住，晚上拿了根旧竹尺给他，对着灶房门框、桌面和院子里的水缸一个个比，逼着他把这些长短换成身体记忆。陈默练了两晚，总算能在脑子里把“几尺几寸”落成一个大概的长度，不至于每回都像刚入行的学徒那样低头掰手指。可痛归痛，东西也在一点点往手上长。周师傅教他认木头的性子，杉木轻，适合上架，榉木硬，适合受力处，松木有油，不宜全拿来做内接的精细活。周小妹则教他记本地工匠常用的尺步和说法，什么叫进深、开间、抱头梁、穿枋，什么叫吃力、让劲、压肩。陈默起初总想把这些词在脑子里对应成自己熟悉的结构语言，后来发现越对越乱，索性先照着用。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嘴上说顺了，手下也就慢慢明白了。一天下午，木铺接了个小活，要给一户开酱园的人家补个后院杂棚。那棚子不大，平日只用来堆柴禾和空坛，前阵子被风掀走了半边，主人嫌重新起棚费钱，想能遮雨就行。老王拿着旧料比划，打算按原样再搭一遍。陈默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发现原来的棚子外挑过长，前口没撑，风从巷子里一卷，最外头那截最容易先翘。他这回没急着抢话，只等周师傅看完地形，才低声说：“前口要是缩半尺，再加一道斜撑，料能省两根，风也不容易把外沿掀走。”老王一听就皱眉：“本来就小，再缩还怎么放坛子？”陈默蹲下来，用木炭在地上画了个粗略的棚架，把柱位往里挪了一点，又把原本空着的一侧改成斜撑。他没讲什么荷载和风压，只说“这股劲从这边来，得找地方给它抵住”。周师傅看着地上的线，沉默了一阵，拿脚尖把多余的那截挑长抹掉：“就按这个试试。”那是陈默来到这里后，第一回由自己提出办法，还真被照着做了。他和老王一起开料、立柱、绑撑，忙到太阳偏西时，杂棚总算起了样子。棚子比原来短了些，角上却更收得紧，站在巷风口看也不发飘。酱园主人绕着看了两圈，摸着省下来的两根旧木料，连声说值。主家把空坛搬进去试摆时，还故意把最重的一只压到角上，来回挪了几次，看棚子会不会晃。陈默站在外头盯着那道斜撑，见它把外挑那股劲咬得很死，心里才真正落稳。在现代工地，这样的验证多半要靠计算书和复核流程来给结论，如今却是一个主人家抱着酒坛子来回走。看着粗，可只要撑得住这一抱一放，旁人就认账。回铺子的路上，老王扛着工具，嘴里还不忘挑毛病：“你那地上的黑线画得跟鸡爪子似的。”陈默应了一句：“有用就行。”老王哼了声，隔了会儿又补了一句：“倒也不是全没用。”这话从老王嘴里出来，已经算难得。陈默听见后没有像从前那样立刻扬起来，反倒把目光落在自己掌心那两个快磨破的水泡上。他知道这点小活离真正站住脚还远得很，可至少从今天开始，周家木铺里的人不再只把他当白吃饭的外人。他在这条街上的位置，终于靠着一根墨线、一把角尺和一处杂棚，往里挪进了半步。那天夜里，他把白天画在地上的那几道黑线又在脑子里默念了一遍，第一次觉得“会画图”这件事在这里并不只是体面，而是能和木屑、汗水、旧料一起落地的活计。只要他愿意把图纸上的道理拆开，拆成师傅们听得懂、手里做得出的样子，那点从现代带来的东西，就还有地方活下去。

## 第007章\_旧宅换梁

第007章 旧宅换梁 入夏后，苏州城里的木活多了起来，周家木铺也跟着忙。这天一大早，街北一户姓陆的人家来请周师傅，说老宅正房的主梁这阵子越看越不对，夜里起风时屋里总有细细的木响，家里老太太吓得不敢睡觉。陈默跟着去了，一进院子就觉得那宅子压得人胸口发闷。房子是老式三开间，屋脊不高，两侧山墙上有陈年的水痕，正房中间的梁身朝下弯出一个不太顺眼的弧。陆家主人站在檐下，话里透着急：“前些年也找人看过，都说还能撑。可这两个月响得更频，万一夜里塌下来，一家老小往哪儿躲？”周师傅没安慰他，只先进屋看梁下地面，又去两边柱脚摸了摸。陈默站在门口，从屋里望出去，发现门框上沿和院中石板并不平行，说明中间这道梁弯下来以后，连带着两边立柱也在往里收。单换梁不够，得先把整个屋架的劲接住，不然拆到一半，墙和檩都要跟着松。他又退到院里斜看了一眼屋脊，见中间略低，两边却不完全对称，说明这宅子这些年吃的不是一股直劲，而是带着扭。这样的毛病若只在纸上，陈默未必会有太强感觉，可真站在一间住着老人孩子的屋子前，才知道一个小小的弯和夜里几声木响，会把一家人的日子压成什么样。他把这层意思压在心里，等周师傅走出来，才凑近道：“梁是病根，可不能直接拆。得先顶，再松，再换。”周师傅看了他一眼：“还用你说？”这话听着呛，陈默却听出老人并不是完全不认同，便继续道：“我看屋里中柱有点往里收，临时顶木不能只顶梁底，最好在两侧也加撑，把力分开。要不然新梁没上去，墙先受不住。”周师傅没有立刻答，转头进屋，把手掌按在柱身上，又抬头看了看两边的穿枋，出来后才点了一下头：“你去后院找三根直料，截成顶木，再削四块垫板。”陈默应声就动。等材料备齐，屋里先立起两道临时撑，再在梁底安一根顶木，把原本弯下来的那股劲慢慢托住。这个“慢慢”是周师傅盯得最严的地方，一下也不能抬猛，抬快了，旧梁里的裂缝和墙上暗伤都可能被逼出来。陈默站在旁边看着顶木一寸寸吃力，心里像跟着一块发紧。他终于明白，自己以前在现场最爱说的“按方案实施”四个字，落到真刀真木上，里面有多少要靠手感和经验去拿捏。主梁卸下时，陆家老太太被人扶到院里，嘴里一直念叨祖宗保佑。旧梁一落地，众人才看见梁身腹部已经有了一道不短的裂口，里面还夹着旧年补过的木片。老王啐了一声，说先前来修的人就是拿这玩意儿糊弄差事。陆家主人脸色发青，问新梁能不能马上换上去。“能换。”陈默抢在前头答了一句，见周师傅没拦，才继续往下说，“不过得把两边吃歪的地方先校回来，不然新梁上去，力还是偏的，过几年还得出事。”陆家主人盯着他，像是没听明白。陈默便捡了根树枝，在地上把屋架简单画了出来，指着中间那道弯下去的线说：“梁往下一压，两边柱就跟着往里挤。现在只把中间换新，不把两边扶正，就跟人扭着腰走路一样，换双新鞋也没用。”这比“受力路径”好懂得多，陆家主人总算点了头。后头半日，陈默和老王一边听周师傅吩咐，一边一点点把柱身校回去。新梁上架时，陈默在梁尾帮着引位置，汗顺着脖子直往里淌，手臂酸得发颤，却不敢松半分。等梁身终于落进榫口，木槌轻轻敲紧那一下，屋里像有一口悬着的气慢慢放下去了。梁位落定后，周师傅又让陈默拿线坠去看门框和中柱。线坠垂下来，和早先相比已经顺眼许多，只剩极细的一点偏。周师傅说这一点不必再追，老宅住了这些年，墙身和木架都有自己的回弹，硬逼它全直，老墙反倒容易吃不住。陈默听着这话，心里又记下一笔。不是每个问题都该往最“标准”的样子压，什么时候该收手，什么时候该给旧物留余地，也是本事。傍晚收工，陆家主人挨个给他们送茶，态度跟早上已完全不同。他多看了陈默两眼，问周师傅：“这位是新请的先生？”老王在一旁差点把茶喷出来。周师傅倒没笑，只平平回了一句：“不

是先生，是干活的。”陈默听着这话，心里反倒踏实。先生二字在这里听着体面，却离他太远。他现在更愿意别人把他当个真能上手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在旁边说理的空架子。回去路上，周师傅把新换下来的旧梁让他看裂口，随口道：“你今天那句两边也要分劲，说得不差。”只这一句，便抵得过旁人许多虚夸。陈默点了点头，没有把这句夸放大，只默默记在心里。他知道，自己能看出问题是一回事，能让问题按对的次序被解决，是另一回事。比起当初那个一醒来就想靠专业把人镇住的陈默，他现在总算开始学着把眼力长到手和脚上。回到铺子以后，他把陆家屋架的情况用木炭记在一块旧板上，画得很粗，却把“先顶后拆、两边分劲”几个要紧处都标了出来。周师傅经过时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陈默却知道，这样的记录对自己有用。他得把看过的房子一件件积在脑子里，像积木头一样积出来，往后碰到更难的话，才不至于只靠一时聪明。

## 第008章\_雨压檐口

---

第008章 雨压檐口 梅雨一来，木铺的活路就跟着拧了劲。屋面漏雨、檐口积水、门窗受潮变形，城里哪家铺子出了毛病都得赶紧修，不然做生意的人一日都等不起。周家木铺这阵子常常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上午在东街补窗，下午去西巷换瓦，晚上回铺里还得赶赶第二天要送的料。陈默跟着连轴转，人瘦了一圈，手上的水泡磨破又结痂，肩背倒比先前有了力。这天傍晚，城南一家茶铺急得派人来叫，说前檐接连漏水，雨再这么下，外头招客的半边檐就得塌。几个人冒雨赶过去时，茶铺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老板站在雨里干着急，嘴里连连说客人都跑光了。陈默抬头看了一眼，见前檐上压着一层湿透的瓦，檐口底下原本的斜撑有一根已经裂了，剩下那根也在发颤。雨水顺着瓦沟往下泼，打在门前木牌上，噼啪乱响。茶铺里几个还没走的客人都缩在最里面，不时朝外张望，像是下一瞬这檐就会扣下来。陈默站在雨幕底下，只觉得整条檐都比白天看起来更低、更沉，连空气里都带着一股湿木快要吃不住劲的闷味。“得先把底下顶住。”周师傅一边说，一边让老王找直料。陈默站在檐下，用眼估了估外挑长度和瓦面面积，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遍重量，便说：“两根顶木够了，一边一根，先顶住最外沿，再把坏撑换掉。”周师傅看了他一眼：“你算准了？”陈默被雨淋得有些烦躁，答得很快：“够。”老王听他这么说，也没再多问，先把两根顶木送上去。陈默踩着湿滑的板凳扶住其中一根，刚把顶端卡到檐下，手心就觉得不太对。那股往下压的劲比他方才估的更沉，顶木底端在青石板上轻轻一滑，发出刺耳的一声磨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最外侧几片瓦就跟着一沉，雨水成股从缝里泼下来。“再加撑！”周师傅喝了一声。陈默心里一紧，这才意识到自己漏算了一件事。瓦是湿的，木檩也吃了水，连原本挂在檐口的积泥都比平日重得多，他按平常干瓦的分量去估，当然会轻。周师傅没再问他，直接叫老王把第三根顶木和两块垫板送来，自己蹲下去检查石板脚下的受力点，又让茶铺伙计搬两袋茶叶压在底座后头，免得临时顶木向外滑。几个人在雨里折腾得浑身湿透，才把檐口那股危险的下坠劲顶住。随后拆坏撑、换新料、加斜撑、复位瓦片，一套活做到夜色落下才算完。茶铺老板点了灯，看见檐口重新收稳，连声道谢。陈默站在一旁，头发和衣袖都往下滴水，心里却只剩闷沉沉一团。老板原还想多塞几个铜板，催他们把外沿再挑高些，说这样招牌挂出来更显眼。周师傅当场回绝，只说雨天修檐先求不塌，再谈好看。陈默站在边上听着，胸口又是一震。以前他在公司里也常嫌现场太保守，总觉得甲方要效果，

技术的人就该想法子往上够。到了这里他才明白，有些“够一够”压根不是本事，是拿后头看不见的风险换眼前一时痛快。回铺子的路上，老王还在念叨：“我就说雨天的屋面最不好估，你偏敢一口咬死两根够。”陈默没回嘴。错就是错，他自己清楚。等几人进院，周小妹早把姜汤煮好了。陈默捧着碗，一口热气下去，胃里总算不那么抽。周师傅把湿外衣拧了拧，才开口道：“干活的时候，最怕心里只剩一个快字。你今日不是不会算，是嫌麻烦，觉得差不了多少。”这话一下说中了。陈默本能地想辩，说那种檐口在现代确实可以快速估算，可转念一想，现代工地有脚手、有标准件、有备用支撑，就算第一道估错，后头还有余地。这里没有，错一回就得拿木头和人命去补。他低头道：“是我心急了。”周师傅“嗯”了一声，没再多说。可陈默知道，这声“嗯”不是轻轻放过，而是让他自己记住。夜里躺下后，雨还在下，檐沟里的水滴答滴答打在院石上。陈默把今天的失误翻来覆去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羞。不是因为丢脸，而是因为他明明已经见过角亭那回险情，却还是在急活里沿着原来的习惯往前冲，拿一个大概的判断去压具体的现场。他这才明白，所谓经验并不只是做得多，更是知道哪些地方不能偷心，哪些地方得把一分一毫都算足。这个道理在周师傅和老王身上早成了筋骨，他却还得靠一场雨、一口檐，慢慢往里长。第二天清早，他特地提前起身，到院里把昨晚用过的三根顶木重新摆开，对着尺寸和角度自己又过了一遍。周小妹出门倒水，看见他蹲在那里淋晨雾，只问了一句：“还在想昨晚的事？”陈默点头。周小妹把水泼到墙根，平声道：“想清楚也好。周家做活，最怕的是一个错处改了，心里还当自己没错。”这话说完她就转身进屋，留下陈默一个人蹲在院里。那句话像一根小钉子，把昨夜的反省更牢地钉进了他心里。

## 第009章\_省料的图

---

第009章 省料的图 进了六月，周家木铺的名声一点点从街坊间传开。最先传出去的不是陈默会看塌架，也不是他会认字，而是周家最近接的几处活都做得稳，还能替主家省木料。这样的名声在苏州城里比花哨手段管用得多，谁家修个后棚、补个门楼、搭个晒架，问来问去，总有人会提一句周记木作。周小妹这几日记账时，纸上的新名字也多了起来。这天上门的是个布行掌柜，想在店后空地搭个长棚，用来堆新进的布匹和木箱。他给的银钱不多，要求却不少，既要地方大，又怕挡住后门进出，还嫌木料近来涨价，张口闭口都是“能省些最好”。老王听得直撇嘴，等人走后嘟囔一句：“什么都想要，银子偏舍不得掏。”周师傅没有接话，只把空地尺寸问明，转头看了陈默一眼：“你不是会画图？把这活画一个看看。”陈默愣了一下，才明白这是老人头回正经把“画图”这回事交给他。他心里一热，拿了木板和炭条，先把地形、门口位置和原本想搭的棚架画出来。照主家的意思，若想把地方吃满，最省事的做法是像寻常仓棚那样，一溜外挑出去，靠外沿多撑几根柱子。可这样梁会拉得很长，檐也长，风一来，后头的麻烦和耗料都会跟着上去。他先按自己做现代方案时的习惯，把尺寸记得很细，可画到一半就停住了。这里不是办公室，没有人会围着一张细图开评审会，图画得再密，若师傅们看不懂，也只是废板一块。陈默想明白这一层，便把线条减到最少，只留柱位、梁向、门道和外挑长度，把最要紧的关系画清。那块木板上的线条粗得很，远不如他从前的施工图齐整，却更像一件能拿去干活的东西。陈默在木板上改了三次，最后把原本的大开间切成了两段，中间添一排柱位，把长梁改成较短的两跨；外沿

不再一味往外挑，而是在门道最常走的位置收半尺，既让出过人的地方，也把檐口的劲收回来。这样看着没原方案那么“阔”，但实际能用的堆货位置并没少多少，反而少掉了两根长料和几片外挑用的厚板。老王凑过来看，先是皱眉：“你这画得跟蚂蚁爬似的，谁看得懂？”陈默只好把最要紧的几根线又描粗些，再用短木条在地上摆出柱位，指着解释：“原来这边一整根梁跨过去，吃力全压在中腰。现在分成两段，料短些，也更稳。门口这里缩一点，人还能过，外面那股掀劲也少一截。”老王听了个大概，没再抬杠。周师傅蹲在地上看了半晌，手指在两根柱位之间比了比，点头道：“这个能做。”第二天去布行后院放样，布行掌柜一见柱子没按自己原先设想那样全靠外沿摆，立刻皱起眉：“这不显得窄了？”陈默已经不像刚来时那样急着和人讲大道理，只领着掌柜在地上走了一遍，把堆布箱的地方、推车转身的位置和后门开合留出的空口一一指给他看，再把省下的木料数给他听。掌柜盯着那几根省出来的长料，神色便松了一截：“只要不碍我存货，你们照着做。”周师傅站在一旁没多插话，只在陈默把话说完后补了一句：“这棚子不是拿来摆样子的，是拿来过年过月地装货。你今日省的，不只是木头，还是后头修补的麻烦。”布行掌柜原先还有点半信半疑，听完这句，也就没再往外挑剔。陈默侧头看了周师傅一眼，知道老人这是在替他压场子，也是把他说不圆的地方补实了。搭棚那天，陈默亲自拿着墨斗放线，周师傅和老王按他排的柱位起架。棚子比寻常样式更收紧些，梁也短，做起来反倒顺手，不必为了找一整根合用的长料翻库房。等顶上第一层檩子落稳，老王站在下面仰头看了会儿，嘴里还是不饶人：“画图这个活，倒真比你抡锤子强。”陈默笑了笑，没和他争。收工后，布行掌柜绕着新棚看了三圈，又算了一遍木钱，脸上终于见了真笑。他当场把尾款结清，还当着隔壁铺子伙计的面夸周家木铺“有个会算的”。这句话顺着街一传，第二天便又有人找上门来，问周家能不能给自家仓房看一眼，听说他们家如今做活“更省料，也更稳”。夜里收铺时，周师傅把那块画满黑线的木板立在墙边，没有立刻擦掉。陈默看着那些粗陋的线条，心里忽然生出一点亲近感。以前在深圳，图纸是打印出来的，改几回、盖几个章，最后都归档进柜。如今他手里只有一块能反复擦写的旧板，可这旧板上的每一笔，都离木头、银钱和人的日子更近。这天晚上，周小妹对账时把新收到的定钱平码在桌上，抬头看了陈默一眼：“这阵子多出来的两单活，都是冲着你那块木板图来的。”陈默听见这话，心里先是一热，随即又冷静下来。他知道别人看中的是结果，不是“现代工程师”这几个字；若下一回做不好，这点名声立刻就会散。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来到这里以后，他第一次不是靠碰巧看出险情，也不是靠师傅收尾保住局面，而是真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换成了一门有人愿意付钱的本事。

## 第010章\_河埠仓棚

---

第010章 河埠仓棚 真正让陈默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中段难关的，是河埠头那座老是歪的仓棚。苏州水路密，许多货都靠船进出。城西外河埠头边有家做米粮转运的小号，前几年为了图近，把临时仓棚搭在靠河最便的一块空地上。空地下面原是旧淤泥，平日看不出，等货一压上去，棚子就慢慢往河边歪。前后修了两回，柱子换了，梁也补过，可每逢装卸最忙的时候，外沿那几根立柱还是会一点点往泥里扎。号主姓何，急得上火，专门托人找到周家木铺。陈默跟着去看现场，鞋底一踩上那片地，就明白麻烦不在棚子上，而在棚子脚下。河边土松，表层踩着像还结实，再往下便发软，脚跟稍一用力，就能

挤出浑黄的泥水。旧仓棚外沿的三根柱子全带着不同程度的下沉，最靠河那根已经斜得肉眼可见，柱脚旁还垫过碎砖和木板，显然前人不是没想过补救，只是补得零碎，越补越乱。何号主跟在后头，嘴里不停：“这地方离船近，米包抬上来就能进棚，真往后挪，人工又得多花。周师傅，你们总得给我想个法子，最好别动地方。” “不动地方，法子就少。”周师傅蹲下身，抓了一把泥捻了捻，“这地没骨头。” 陈默沿着棚子走了一圈，又走到更靠河的边上，用木棍往地里探了几下。表层不到一尺还有点劲，再往下便直直陷进去。他回头看装卸的路线，脑子里很快把问题拆开了。不是木柱不够粗，而是点压太狠，所有劲都落在几个小小柱脚上。只要荷载还这么集中，柱子换成再粗的木头，也照样得往下扎。他把这层意思和周师傅说了，又提出想先拆一小段地面试试。何号主一听要拆，脸先黑了：“我这两日还要走货，哪经得起你们瞎试？”陈默蹲在地上，拾起一块被泥泡烂的旧垫木，掰开给他看：“不是我们瞎试，是你前面一直在拿碎砖和短木头垫，劲全压在一点上，压多少垫多少，当然越垫越陷。眼下若还只换柱脚，这棚子撑不过一季汛水。”何号主显然还不愿意听，周师傅这时开口了：“他这话没错。你要图省，后头就是年年修。”有了周师傅压场，何号主才勉强松口，答应先腾出靠河最危险的两间，让他们试做。陈默没急着立柱，而是先让人把原来那几根下沉最狠的柱子拆下，再把表层软泥挖开一些，露出下面更湿更烂的土。他让老王去找几根宽厚旧船板，又挑了几根结实的杂木，准备先在地上横竖交错铺一层“木底”。老王看着那架势，忍不住问：“你这是搭棚还是铺筏子？”“就是要让它像筏子。”陈默拿木棍在泥地上比划，“原先一根柱子只压脚掌大点地方，当然往下钻。现在先把力摊开，摊成一大片，再把柱子立在上头，下面那层木底一起吃力，就不容易单点下沉。”这说法周围人都能听懂，干起活来也更有数。几个人先把宽船板平码在底下，再横着压上杂木，交叉成格，缝里填进碎石和干土，最上头再垫厚木板，最后才把柱脚落上去。柱子外侧另外添一道斜撑，和内排柱用横木连成整体，免得河边那股外拽劲全落在最外一线。忙到午后，两间试做的棚架立了起来。可陈默心里还没放下，因为这种办法说到底只是“把力摊开”，到底够不够，还得看真货压上去的反应。他没有等何号主发话，先让工人把十几袋米包平码在新做那两间里，自己蹲在柱脚边盯着看。米包一袋袋压上去，木底发出轻微的挤响，泥面也往下沉了半指，可沉得匀，没有哪一处单独往里扎。陈默盯了足足一刻钟，才慢慢吐出一口气。何号主原本在旁边提着心，见柱子没歪，连忙也蹲下来摸柱脚，摸了半天，抬头时眼里终于有了点信：“这样真能顶住？”“顶不住一辈子。”陈默答得很实在，“河边这地先天就差，只能想法子把它伺候稳。你要想全无后患，就得往后挪，或者重做更深的基础。眼下这做法，是在你肯花的银子里头，能求出的稳当法子。”这番话说完，连周师傅都看了他一眼。陈默自己也察觉到，他如今已经不再急着给人一个“全能解决”的痛快承诺。能做多少，边界在哪儿，得先说清。因为他比谁都明白，工程上最害人的，往往不是技术不够，而是嘴上把话说满。当晚收工时，何号主拍板让周家把整座仓棚都按这办法重整一遍。老王扛着工具回去，难得主动夸了陈默一句：“你这法子看着土，倒真管用。”陈默笑了笑，没有把这句夸放在脸上。河边的风带着潮湿的土腥味，从仓棚新立的柱间穿过去，吹到他身上时，他忽然有种很清楚的感觉：从这一章开始，他面对的活，不再只是修修补补的小手艺，而是每一步都得跟地气、材料和人心较劲的真难关。

## 第011章\_暑热裂木

第011章 暑热裂木 七月的暑气压下来时，木头也像跟着上了火。周家木铺接了城东一家油坊的活，要给新扩出来的偏院起一排晾油棚。主家催得厉害，说秋前要赶着把新榨出来的油桶全搬进去，半个月就得把棚子搭完。为了图快，料是前几天才送到的，木香还新，拿手一摸就知道水气没退净。陈默刚看见那堆木料时，心里就有点发紧，觉得这样赶着上架，后头十有八九要闹毛病。他把话跟周师傅说了，周师傅只回了一句：“我知道，可人家银子只给到这几天。”这句话听着平淡，陈默却一下明白了古代工地和现代工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现代还能拿合同、监理、验收流程压一压工期，这里很多时候就是主家一句话，匠人得在有限的银钱和有限的时间内，把风险往最小处推。推得住，是本事；推不住，吃亏的还是干活的人。晾油棚起到第三天，问题果然冒出来了。午后太阳毒得像要把地面烤化，老王正在上头安檩条，忽然骂了一句，把一根新料扔了下来。陈默捡起来一看，木头端头靠近榫肩的位置裂开了一道细缝，像被人拿刀划了一下。再去看已经上架的几根，也有两根露出了裂口，只是还不明显。油坊掌柜正站在树荫下盯进度，一见裂缝就急了：“你们拿烂木头糊弄我？”老王张嘴就想顶回去，陈默先一步蹲下来，把裂口掰开些看了看。缝不深，多在端头和榫肩附近，说明主要是晒得太急、收缩不匀，未必已经伤到中间吃力的地方。可这话不能只靠嘴说，他便又把几根还没上架的新料搬到阴处，对比端头的纹路和湿痕，一根根分出轻重。裂得浅的，还能换位置；裂得深的，就不能再往关键处用。周师傅也过来看了一圈，低声道：“不是木料烂，是干得太快，肩口又收得太死。”陈默听见这句，脑子里一下接上了。新木含水，暴晒后外层先缩，榫肩卡得过紧，木头内外不一，就容易从最薄弱的地方张口。他立刻道：“先别急着全换，把裂得浅的挪到次要位置，关键那几根换老料。新开的肩口别再咬这么死，留一点活。还有，上架前先拿草席遮着，别让太阳直晒。”他说完还不放心，拿刀在一根备用料的端头轻轻刮开，给油坊掌柜看里外颜色的差别。外层被晒得发白发干，里头却还带着潮意。掌柜再不懂木头，也看得出这不是偷工减料，而是木料时辰没到就被逼着上了架。可明白归明白，肯不肯认这笔耽搁，又是另一回事。油坊掌柜站在一旁，脸色难看：“我付钱是叫你们做棚，不是叫你们教我晒木头。照你这么折腾，误了期谁担？”陈默抬头看着他，第一次没有顺着主家的焦躁往下退：“你要是现在逼着全按原样装上去，过不了一个月，裂口会更长，棚子自己也得叫人拆。到那时你不只误期，还得多出一遍工钱。”这话说得硬，连老王都侧头看了他一眼。掌柜被顶得一噎，脸色青白交替，最后还是转头去看周师傅。周师傅只道：“他说的是实话。你若嫌慢，可以另找人接。”掌柜到底舍不得已经做了一半的活，咬牙认了。后头两日，周家木铺把关键几根料换成库里压了年份的旧木，新木则尽量移到次梁和边架上，再把榫肩和榫眼之间略放出一线空，让木头有地方吐气。陈默和老王还去弄来几张旧草席，中午日头最毒时把待上架的料罩住，傍晚再开工。这样的法子看着土，做起来也费事，可裂口果真没再继续往深里跑。那两天晚上，陈默回到铺子还得蹲在灯下，把第二日要上的料再分一遍，先排哪根，后排哪根，哪根能放在次要处，哪根必须退掉，全得想明白。周师傅有一回端着茶从旁经过，见他还在摸木头年轮，只说道：“做木活，最忌把今天该等的事，硬挪到明天去补。”陈默听完，半晌没有出声，只把手里的木料又翻了一面。他知道，这不只是说木头，也是在说自己这阵子总想替工期找捷径的毛病。油坊掌柜最后来验活时，嘴上还是唠叨工期被拖了两天，可手摸到那些重新换过位置的梁檩，挑不出硬毛病，也就只得把后半截尾钱照数给了。等人走远，老王才哼了一声：“这年头谁都

想拿新木头当干透的旧木头使。”陈默擦着汗，没有立刻接话。他蹲在棚下看那些被太阳晒得发亮的木纹，忽然生出一点更深的明白。木头不是钢筋，也不是图纸上的理想材料，它有自己的时辰，要晒，要养，要给它缓过来的缝。人做工程也一样，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快，而是知道哪里一快就会把后头全拖坏。这一章过去，陈默心里那股“靠脑子就能补齐一切”的劲，又往下落了一截。他开始真正接受，自己要在这里做成事，得先学会和材料讲道理，而不是只跟人讲道理。

## 第012章\_沈家的帖子

---

第012章 沈家的帖子 油坊的活刚收尾，周家木铺门口便来了一顶青呢小轿。那日午后日头正盛，街上行人都懒得多走一步，周家院里只剩刨木声和木屑落地的轻响。陈默正蹲在后棚分料，听见门口有人清了清嗓子，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细布长衫的中年管事站在门槛外，手里捧着一张贴，语气客气得挑不出错：“请问哪位是周掌柜？我家东主有请。”周小妹先接了帖，扫一眼封面，神色稍稍一收，转头递给周师傅。陈默站得不近，只看见帖子上“沈府”两个字写得笔力不小。老王小声嘀咕一句：“这不是城南那位最爱做场面的沈东家？”周师傅拆帖看完，眉头没动，把帖子递给陈默。里面话写得漂亮，说是城南沈家近来欲捐资建一座书院，闻周家木作手艺稳妥、近来又有省料缩工之法，特请周掌柜携得力人手前往一叙。字里行间全是抬举，可陈默一读完就觉出那股抬举背后的力道。对方请的不是一个木匠铺，而是一套能让他花得体面、又不至于太贵的办法。“去不去？”老王问。周师傅把帖子折起：“帖子都送到门口了，不去，就是得罪人。”于是第二天一早，周师傅带着陈默去沈府。沈家宅子占了半条巷子，门口石鼓擦得发亮，影壁后头种着修得整齐的罗汉松，连过路的下人都脚步轻快，显出这家的底气。陈默跟着进到偏厅，先看见墙上挂着几幅山水，桌上摆着冰纹瓷盏和新洗的果子。光这些摆设，就够周家木铺做上几个月活。偏厅外头还连着一段曲廊，廊下挂着新做的雀替和雕花栏杆，刀口细密，漆色匀净，显然不是一般小户人家舍得花的钱。陈默一边走，一边本能地去看那些柱脚和檐角，心里却越发清楚，自己今天不是来谈一单普通活计，而是走进了一个能拿银子和脸面一起压人的地方。像沈家这样的人家，请匠人从来不只是请手艺，更是在挑谁能替自己把事办得体面。沈富商来得不慢，人四十多岁，身形保养得圆润，衣料看着并不扎眼，扣边和腰间玉佩却都精得很。他先按规矩寒暄两句，夸周家近来名声好，又说自己做书院是为地方积福，为子侄后辈开个读书的门路。说到最后，才把真正的意思放出来：“我想要的是一座体面书院，门面不能寒酸，工期也不能拖，银钱上自然该花花，可若能省出不必多费的地方，那就更好。”话说得冠冕，陈默却从他抬手落盏、提起“积福”时那点恰到好处的停顿里看出，这人做事极懂分寸，也极懂算计。书院对他来说当然不是假善事，可这善事里一定掺着名声、交游和旁人看他的眼光。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活才最难伺候。你把屋子做起来还不够，还得做得让东主觉得自己每一笔钱都花在了最值的地方。陈默听着这几句，只觉得“体面、工期、银钱”三样像三根绳，拧在一起，一不留神就会勒出事。沈富商没有立刻提地和图样，反倒先把他们领去看宅里一处新修的花架。那花架做得花哨，外头看很大气，底下撑木却过细，檐角还故意挑得极长。沈富商问：“周掌柜瞧着如何？”周师傅只说：“面子够。”沈富商笑了笑，把目光转向陈默：“你呢？”陈默知道这是在试他，便没有说得太满，只道：“好看是真好看。只是这样挑法，底下若常受

雨，后头养护费心。”沈富商盯着他看了一阵，像是在掂量这句话是谨慎，还是胆怯。片刻后，他才悠悠点头：“你就是那个会画图省料的陈姓匠手？”“谈不上会，只是多看两眼。”陈默答。“多看两眼也好。”沈富商把茶盏往案上一搁，“书院这事，我不怕你们没本事，我怕的是有人只会顺着主家说吉利话。地我已经看好了，若你们真有力，明日就跟我去看。”从沈府出来，街上的暑气还没散。老王没跟来，陈默也就没法和他互相挤兑，只和周师傅并肩往回走。走出半条街后，他才开口：“这活怕是难做。”周师傅“嗯”了一声：“有钱人的善事，往往最不好做。”陈默想了想，又问：“您还是打算去看？”“看。”周师傅答得很短，“不看，连麻烦在哪儿都摸不着。真要躲，也得先看清值不值得躲。”这话让陈默心里一动。他原先总觉得周师傅像块老木头，能撑，却少变化；直到这会儿他才更清楚，老人不是看不见坑，而是知道很多坑不是靠一句“不做了”就能绕开的。人在城里做活，躲得过一处，未必躲得过下一处，关键是先看清哪种坑能填，哪种坑会埋人。陈默听懂了这话。真要只是起一处普通书塾，犯不上请沈府管事拿帖子来接；沈富商既然摆出这副阵仗，就说明书院不止是书院，还是他的面子、名声和生意往来里的一步棋。周家木铺若接下这活，往上走一步是机会，踩空一步，就是祸。那天夜里，帖子被压在周家账本下头，像一块看不见分量的石头。陈默躺在木板床上，脑子里反复转着沈富商那句“地我已经看好了”，心里升起一种说不清的预感。他知道，从明天开始，木铺要去看，大概不只是一个新工地，而是一场已经摆好盘面的局。

## 第013章\_那块地

---

第013章 那块地 第二天去看地时，陈默还没下轿，就先闻见一股湿泥味。书院选址在城南外一片新整出来的地面上，离官道不算远，四周空阔，若只看开阔体面，确实适合起一座能让人一眼记住的院子。沈富商站在前头，手里拿着折扇，指着空地笑道：“前头能见路，后头靠水，风一进来，读书人心都能静三分。我请先生看过，说这是块出文名的好地。”陈默没有立刻接话，只低头看脚下的土。表层新翻过，撒了干土，看着还算板实，可鞋底往下压时，回弹却发软，不像真正压实过的老地。他蹲下抓了一把土，手心里掺着细细的黑泥颗粒，再往边上走两步，草根里还夹着断掉的芦苇茎。这样的痕迹让他心里一沉，这地方十有八九不是原生实土，而是旧水荡、旧池塘一类回填出来的地。周师傅也蹲下来捻了捻土，没有多说，只朝陈默看了一眼。那一眼不重，却叫陈默知道，老人和他想到了同一处。沈富商见两人都不说话，便催了一句：“怎么，周掌柜不满意？”周师傅照旧不绕弯：“这地表面好看，脚下不实。”沈富商的扇子停了一下，脸上笑意却没收：“新地自然比老地软，压一压也就好了。书院又不是城墙，哪有那么多讲究。”陈默听到“压一压也就好了”，背后都跟着发紧。他沿着空地边走了一圈，越看越不对。北侧有一小块地势略低，草色发深；东角的土里能翻出碎瓦和烂木；更远一点，还有一道旧沟被草皮掩住，只剩浅浅一道凹痕。他甚至在一处角落闻到一股烂草根泡久了的腥气，这味道在现代做地勘时，他闻过不止一次。他回身问陪在旁边的一个老仆：“这地方从前是做什么的？”老仆看了沈富商一眼，答得含糊：“荒了多年，早先好像有片水荡。”“不是水荡。”旁边一个替沈家看地的乡民低声接了一句，“早年是种藕的，后来淤了，才填平。”这话一出口，陈默心里那点侥幸也没了。藕塘回填地，最怕的就是大屋大梁，表面压得再平，下面软硬不一，水气又重，一旦起大体量建

筑，后头的沉降必定麻烦。他蹲下用木棍划了两下，把一根断苇挑出来给沈富商看：“这地方下面旧水根没退净，表层填土也杂。若只盖轻棚，小心些还能用；要起书院正堂和两排厢房，地基得先重新做。”沈富商的眉头终于皱了起来：“重新做，是什么意思？”“要么另选地。”陈默把话说得很直，“要么先试坑，看下面软到哪一层，再决定要不要打木桩、垫木底、挖排水沟。若只图快，后头墙和地都会找回来。”这话一落，周围几个跟来的人脸色都变了。沈富商显然没料到他会当场提“另选地”，手中折扇“啪”地合上，声音也冷了几分：“这地我前前后后看了一个多月，银子也付过了，你张口就叫我另选？”陈默心里一紧，却没退。他知道这种时候若把话往回收，后头更难收拾，便只把语气放平：“选地不是我能替东家定的。我只看做屋子这一层。这地要做，不能按寻常老地那样做。”周师傅这时接上话：“先挖几个试坑，最少得知道下头是什么。”沈富商沉着脸，半晌没说话。风从空地上吹过去，卷起一阵土末，扇面边沿在他指间轻轻敲了两下。最后他才道：“挖坑可以。可别一上来就吓唬人。书院是行善的事，传出去说我选了块坏地，倒像我做事不诚。”陈默听出这话里的分量。对沈富商来说，地好不好还排在后头，最紧要的是这桩“善事”的名声不能先坏。也正因如此，后面的每一步才会更难。因为当面子站在最前头时，工程上的麻烦往往最容易被人按下去，当成多余的担忧。试坑很快就挖了两个。第一坑挖到半人深时，土色已经发黑，铁锹一下去便带出湿腻的泥光；第二坑更糟，底下直接翻出一团烂草根，脚踩在边缘都能感觉坑壁往里塌。沈富商站在旁边，脸色已经不太好看，管事却还在说“再往下挖挖也许就是实土”。陈默听着这话，心里直发冷。不是因为他怕下头没有实土，而是怕这些人明明看见了黑泥和烂根，还想替它们找台阶，好把原来的打算硬撑下去。回去路上，陈默脚底还沾着那块地的黑泥。他看着泥印一点点干在布鞋边上，心里沉得厉害。他知道，自己今天看出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技术隐患，而是一块已经被买下、被看中、被许多人默认会盖成书院的地。地不会因为他一句话变硬，可若他闭嘴，后面压上去的麻烦就会全落到周家木铺头上。走出一截后，周师傅才低声问：“若真只能在这地上做，你先保哪一处？”陈默几乎没有停顿：“先保正堂。正堂最重，也最显眼，只要它先出事，整座院子都瞒不住。其余地方还能分轻重想法子，正堂却不能赌。”周师傅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多说。可陈默知道，这一问等于把后面最难的一步也提前摆在了面前。若书院真按沈富商的意思往下走，他们就得从一开始就盘算好，哪里能硬守，哪里只能退着守。这样的工程还没开工，输赢的味道已经先出来了。

## 第014章\_先打木桩

---

第014章 先打木桩 书院的活到底还是接了下来。周师傅原本想推，可沈富商第二天就把试坑的人手和土工头都叫到了地上，话说得很明白：坑可以挖，法子可以商量，工期却不能拖到秋后。书院既已放出风声，木料和砖瓦也开始订了，这时候周家若抽身，不只得罪沈家，连先前攒下来的名声都可能折进去。周师傅回铺后沉默了半晌，最终只说一句：“既然接了，就把能防的都先防上。”陈默那天夜里几乎没睡好。柴棚外偶尔有虫鸣，木板床硌得背脊发硬，他脑子里却一直在转那块地的软硬层、试坑深浅和可能的下沉差。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做的不是一道计算题，而是一场处处要拿现实做减法的博弈。最稳的法子明明摆在那里，可你不能全做，只能一层层往下退，退到还能勉强托住底线的位置。试坑挖

开时，情况比陈默想的还糟。表层往下不过一尺多，便翻出黑湿的淤泥，再往下还有烂草根和碎木片。几个试坑深浅不一，土色也不同，说明这片地回填得很杂，有的地方浅，有的地方深。陈默蹲在坑边看了半天，心里已经把最稳妥的法子过了一遍：正堂和主要厢房下必须先打木桩，再铺横木分劲，四周还要留排水沟，不然水一积住，地气就会不停往上返。问题是，最稳妥的法子也最费钱费工。土工头是个姓钱的壮汉，常年给富户做夯土和砌基，见陈默指着坑底说要先下木桩，眉头当场皱成一团：“这里又不是桥墩，打什么桩？多夯几遍，压实就是了。”“夯的是表层。”陈默拿木棍戳了戳坑里那层黑泥，“下面这股软劲不处理，上头压多少都白搭。”钱土工冷笑：“小兄弟会说理，可真到地上干活，银子不是从嘴里生出来的。照你这做法，桩要多长？打多密？谁来出工钱？”陈默被问得一噎。他不是答不上，而是知道这些数一旦说出口，就等于把沈富商最不愿意听的那笔账翻了出来。偏偏这账又躲不开。周师傅看了看他，接过话头：“正堂先打，别处再看。地不稳的地方，不能省。”这已是往后退了一步。陈默听得出来，周师傅是在替他找能落地的折中法。若一口咬死全场都按最稳的做，沈富商多半会当场翻脸；先保住正堂和最重的几间，再想办法把其余地方做厚一点，至少还能守住书院最要命的部分。沈富商果然听得不耐烦，站在坑边用扇子指了指：“正堂可以按你们说的试试，厢房别给我处处起价。还有，木桩不许拿上好大料去埋土里，埋进去又没人看见。”这句话一出口，陈默就知道后头的仗不会少。对一个只看账面的人来说，埋在地下的东西最不值钱；可偏偏一座屋子最要命的东西，往往就是这些没人看见的部分。打桩那几日，工地上争吵不断。钱土工嫌桩长，说再短半尺也一样能用；运料的人嫌泥地难走，想把桩先堆在远处；连请来的几个短工都在背后嘀咕，觉得一个木匠铺子的人跑来管地基，手伸得太长。陈默知道自己若只会站着发号施令，谁都不会服，索性脱了外衫，下坑和他们一起搬桩、扶桩、看垂直。他的脚一天到晚陷在泥里，裤腿沉得像坠着石头，晚上回铺子时，连腰都直不起来。最难的一回，是有根桩打到一半总往旁边偏。钱土工嫌麻烦，张口就说换短一截重新来，反正埋在地下看不见。陈默却蹲下摸了摸桩头回弹的劲，又沿偏的方向挖开半尺，果然露出一截旧木和碎砖混成的硬包。若照钱土工那样糊弄过去，眼下看着省事，后头这一处就会成最先让劲的点。他没再多废话，直接跟老王把那截硬包刨开，重新扶正木桩。做完这步，钱土工脸色难看，却也没再说“差不多得了”。可这样做也不是全没用。至少短工们看见他不是只会拿嘴说，怨气少了一层；钱土工哪怕嘴硬，见陈默能指出哪几根桩打下去后反弹太大、哪一段地面脚感发空，也不再把他当纯外行。周师傅更是把话说得简短干脆：“谁要在桩长上偷半寸，后头墙裂了，先找谁。”这句话有了分量，工地才勉强拧成一股绳。到第三天傍晚，正堂下的木桩总算打完一批，横木和垫板也铺了上去。陈默站在坑边，看着一层层木料把那股烂泥上的软劲隔开，心里稍稍安了一点。可这点安稳还没落到底，他就看见沈家的管事在和钱土工低声说话，目光往厢房那边瞟了几次。陈默不用凑近都猜得出，多半是在盘算别处能省多少便省多少。回去的路上，他脚底还带着泥，脑子里却已经把厢房那边可能出事的地方过了好几遍。周师傅走在前头，忽然说：“明日你盯东厢那边，别让他们乱改垫层。”陈默应了一声，心里反倒更沉。连周师傅都看出那边最危险，就说明后面的麻烦大概躲不过了。那一刻他忽然明白，真正的危险不只来自脚下那片软地，还来自每一个想把麻烦往后拖、把本钱往下压的人。地基看不见，偷工也看不见，可房子将来出事时，没人会去翻是谁在坑边讲过什么，只会记得这院子是周家木铺做的。

## 第015章\_墙上第一道口子

第015章 墙上第一道口子 书院的第一道裂口，是在一场连夜暴雨后露出来的。那时正堂的木架刚立起，厢房墙体也砌到半人多高。前几日工地上为了抢晴天，连晚饭后都点着灯多干了一个时辰，沈富商来来回回看过好几次，每回都要问一句能不能再快些。陈默嘴上没顶，心里却一直吊着。他知道正堂底下那批桩和横木还算稳，可厢房那边省掉了不少做法，只靠夯土和加厚垫层顶着，若真遇上连雨，最先出问题的多半就是那里。雨是在后半夜下起来的，一下就是整整一夜。到天亮时，工地四周的排水沟已经满了，泥水带着草屑往低处漫。陈默赶到书院时，鞋刚踏进院门，心里便先是一沉。厢房东侧那片地面颜色发深，砖墙根下鼓出了一小溜湿泥，最要命的是靠窗那段墙身上，已经爬出一道细细的斜纹，从砖缝里一路往上扯。那不是雨淋出来的痕，是地底下让了劲。他几步冲过去，伸手按住墙面。砖面还硬，可那道缝已经实打实张开了一线。老王随后赶到，看见后骂了句脏话。周师傅蹲下看了片刻，又沿墙根走了一趟，脸色沉得发紧：“东边下去了。”钱土工也赶了过来，看见裂缝后还想撑一句“先看看”，陈默却已经顾不上和他争。他抬眼扫了一圈，东厢墙外那片土比别处低了小半寸，角上还积着一滩没退完的雨水。这说明问题不只是墙裂，而是那一片基础正在不均匀地下沉。若不立刻停工卸劲，后头越往上砌，裂缝只会越开越快。“先停手。”陈默开口，“东厢这一排全停，把上头新压的料先卸下来。”几个砌墙的匠人面面相觑，还没动，沈富商就已经到了。他撑着伞站在泥里，鞋边沾了点脏水，脸色比天还阴。管事刚把情况说完，他便一步走到裂缝前，抬手一指：“这就是你们说的稳？”那一瞬间，陈默几乎能听见自己心里那根绷了多日的弦“崩”地响了一下。其实他早知道这一天可能会来，可真看见裂缝长在墙上，还是有种胸口发空的感觉。因为理论上的风险和眼前可见的口子，从来不是一回事。前者还能争论，后者一旦摆在众人面前，谁都能看懂，谁都能拿来指责。陈默喉头一紧，还是把话顶了出去：“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得先停工卸劲，不然——”“不然什么？”沈富商猛地转头，扇骨几乎点到他脸上，“我买地、出砖、出木料，请你们来做书院，眼下墙裂了，你倒教我别追责？”工地上一下静得只剩雨后滴水声。陈默能感觉到四周所有人的目光都压过来，连钱土工都往后退了半步，不愿在这时候沾上话头。他知道沈富商不是听不懂技术，只是此刻最先涌上来的不是理，而是脸面。书院还没成形，裂缝却先让人看见了，这件事对他来说，比墙本身更难看。周师傅这时站到陈默前头，声音不高：“先救活。活不救，东家骂得再狠也没用。”沈富商盯着周师傅，眼神阴沉：“救？怎么救？你们先前不是拍着胸口说看过地？”陈默听见这句，胸口像被人闷捶了一下。他当然没拍过胸口，可在这样的场面里，解释自己说过哪些、没说过哪些，已经毫无意义。书院是在周家手里开的工，裂缝也确实长在他们做的墙上。旁人不会分清是谁坚持省了厢房做法，谁又在坑边说过别处不能省。所有细碎的前因后果，在一道实打实的裂缝面前都会被抹平，变成一句最简单的话：周家把书院做裂了。这份明白比任何辩解都沉。“先卸料，先看沉多少，再定法子。”陈默咬着牙把话说完，“东家若要找人算账，等这面墙不再往下走，再算不迟。”沈富商胸口起伏两下，像是压着火。半晌后，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卸。可若这院子真毁在你们手里，周家一个都别想走干净。”这话落下，工地上的人这才动起来。有人去卸砖，有人去挪上墙木料，有人把裂缝附近先撑起来。陈默站在墙边，手心全是冷汗，明明太阳已经从云里露出一截，他背后却还是发凉。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事情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返工，而是周家木铺的身家和命数都被拖进来了。若后头拿不出能让这座书院重新站住的法子，他们要失去的

绝不只是这一单工钱。忙乱间，老王凑到他身边，压低声音骂了一句：“早知道他们在厢房那边省料，迟早得出事。”陈默没有接这句。他不是不想说，而是忽然明白，此刻再把谁当初省了什么、谁没听哪句话翻出来，都只会把人心搅得更乱。对着一面已经裂开的墙，最没用的就是证明自己原先有道理。真正有用的，只有想出一条还能把局面拽回来的路。可这条路有多难，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那道裂缝一旦长出来，问题就再不只在一段墙、一角地，而是把前头所有被压下去的隐患都一并掀到了明面上。

## 第016章\_不去喊冤

第016章 不去喊冤 裂缝冒出来的第二天，衙门里就来了人。来的是个姓赵的书吏，带着两名皂役，不算大张旗鼓，却足够让工地上人人收声。赵书吏先围着东厢走了一圈，又叫人把周师傅、陈默和钱土工都记了名字，最后把目光停在那道已经用木撑暂时卡住的裂缝上，慢条斯理地问：“这墙，是谁拍板照这么做的？”这一问听着平平，里头却全是刀子。陈默站在一旁，背后衣裳被汗一点点浸湿。他很清楚，赵书吏不是真的来替谁找公道，而是先把责任线捋清。书院是沈富商出钱修的善举，眼下刚起墙就裂，若传出去，坏的不只是一座院子，还有沈家的脸面和官府治下的体面。到时候谁最容易被推出去，答案根本不用想。钱土工第一个开口，话说得滑：“地基是大家一起看的，做法也是周家木铺那边提得多。”老王在旁边听得眼珠都红了，张口就要骂，被周师傅抬手按住。陈默那一瞬间也差点把所有前因后果全抖出来，告诉书吏自己早就看过这块地，厢房那边又是谁主张省了桩和横木。可话在喉咙里转了一圈，他硬生生又压了回去。不是不委屈，而是他忽然明白，这种时候喊冤未必能救命。他若把事情当场掀开，沈富商当然难看，钱土工也跑不了，可周家木铺同样会被卷进更深的纠缠里。一个来路不明的匠手，在衙门书吏面前掰扯富商和旧规矩，真能掰赢吗？多半还没等他把话讲圆，旁人先记住的就是“周家想推责”。而工地眼下最缺的，不是一场口舌上的赢，而是能让墙停住、让人别慌、让事情还有转回去的余地。赵书吏见没人应，语气更淡了些：“没人说，那便都记一笔。回头东家若有状子递上来，衙门总得知道先拿谁来问。”周师傅这时才开口：“问谁都行。眼下墙还在动，先容我们把人命和院子稳住。”赵书吏看了他一眼，像是没料到这老木匠会答得这样硬。片刻后，他才道：“三日后给个说法。若你们连怎么补都拿不出来，衙门那边就不是问几句话了。”人走之后，工地上像被抽空了一截气。老王把手里的木楔狠狠摔在地上，骂钱土工翻脸比翻书还快，又说不如干脆去衙门击鼓，把沈家在厢房那边省料的事全抖出来。周师傅坐在一旁擦凿子，许久才道：“你以为衙门是听你讲理的地方？眼下谁更像闹事，谁先挨板子。”钱土工脸色难看地站在一边，嘴唇动了动，像想替自己辩两句，终究还是没开口。陈默看着这一幕，心里反倒生出一种发沉的清醒。工地一旦出事，原先勉强捏在一起的人，转眼就会各找退路。谁都不算错，毕竟人人都得先顾自己，可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更不能跟着一块乱。老王仍不服，转头看陈默：“你也一句不说？”陈默盯着那道裂缝，慢慢蹲了下去。他伸手摸墙根，指尖还带着昨夜潮水留下的湿冷。良久，他才道：“说理也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现在空口喊冤，只会让人觉得我们自己先慌了。要想活下去，得先把为什么裂、怎么补、补完怎么不再裂，都摆到人面前。”这话一出口，连老王都安静了一会儿。周师傅抬头看他：“你心里有法子了？”“还没全想透。”陈默老实答，“但路子有。东厢这一线不能硬撑着接着砌，得拆回去一些，把下头重新做。正

堂那边还算稳，说明桩和横木那套法子有用。厢房只能照着那边来，再加排水，把地里的水先引走。要不然这道墙今天卡住，明日别处还会裂。”周师傅听完，没有立刻表态，只把凿子重新插回布包里：“今晚回去画。”那一晚，周家院里灯火亮到很晚。周小妹把账桌挪开，给陈默腾出一块能铺木板的地方。陈默用木炭在旧板上一遍遍改东厢的拆补顺序，先拆多少，桩打到哪一线，垫木怎么铺，排水沟往哪边引，墙体要不要减一段高度，全得想清。周师傅坐在对面，时不时指出一处哪里不顺手，哪里工人不好下手，哪里旧墙不能一次拆狠。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像是在黑夜里摸一条路。周小妹中间给他们换过两回灯油，又端来一碗冷掉的粥。她没问白日里谁对谁错，只在陈默改到第三遍还在犹豫要不要多留半段旧墙时，说了一句：“你别总想着把每处都救圆。真到要紧时候，先保能保住的。”这话听着像家常，落到图上却重得很。陈默手里的炭条顿了顿，最终把那半段还想留的墙也划掉了。比起舍不得前头费掉的工，眼下更紧要的是别让残留的病根把后头全拖下去。快到三更时，陈默才把炭条放下。他抬起头，眼窝发酸，心里那股翻腾了一整天的委屈却已经沉到了底。他知道自己终究没有去喊那声冤，不是因为认输，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最硬的辩白从来不是一句“不是我的错”，而是把一座要塌的院子重新扶起来。灯火映在木板上，把那些粗黑的线照得发亮。陈默看着它们，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路像是被逼着换了一副骨头。若是刚到苏州那几日，他遇上这种事，多半会一心想着把责任分清，把谁对谁错辩到明白。可此刻他终于知道，很多时候人不是输在没道理，而是输在道理还没来得及站住，局面就先垮了。要想让道理有分量，得先让院子别塌，让人别散，让明早的工地还有人肯听他说下去。

## 第017章\_返工的人

---

第017章 返工的人 返工最难的，从来不是想法子，而是让人愿意重新来过。第二日一早，陈默把连夜画出的木板图带到书院工地时，迎上的不是期待，而是一片沉沉的脸色。砌墙的匠人担心白忙一场，短工怕原先的工钱拿不齐，钱土工更是站在坑边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拆掉重来谁都会说，东家肯不肯出这笔银子，才是正经。”沈富商果然也不好说话。陈默把木板摊开，先把东厢这一线为什么会裂讲清，再把返工法子一条条摆出来：先拆掉已裂和受牵连的墙段，把上头压重卸开；沿东侧重挖一线基槽，补打木桩，桩上再铺横木分劲；墙外开浅沟，把雨水引出；返砌时不再一味求快，墙体高度分段收上去，别一次压得太猛。最后他还主动提了一句：“东厢门面不必和正堂比着高，收低半尺，减掉上头那股重劲，书院看着也不难看。”这等于他先替沈富商把“面子”留了一条退路。沈富商盯着那块木板看了半晌，脸色依旧难看：“照你这么做，先前那段工全白费了。”“不重做，后头会费得更多。”陈默答。“你拿什么保证重做就稳？”陈默沉默了一瞬，最后还是如实道：“我拿不出空口保证。我只能把最容易出事的地方补到眼下最稳。”这话听着不讨喜，却让周围人都安静了点。沈富商最讨厌的本该是这种不把话说满的口气，可他大概也明白，到了这一步，再听漂亮话已经没有用。良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拆。可我只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主家点了头，接下来便轮到工人。拆墙不是没人会，可谁都知道，拆掉的那一刻，也就等于承认前头那半月工夫全打了水漂。几个短工下手都发虚，怕拆出更多毛病，回头被怪到自己头上。陈默见状，索性第一个上去抡锤，把最先裂开的那几块砖亲手敲下来。砖面落地那声闷响，像把周围人的犹豫也一并敲松了。老王紧跟着上前，骂骂咧咧地说了

一句“横竖都得重来”，其他人这才慢慢动起来。拆到中段时，有个年轻短工忽然停了手，说自己只拿了砌墙的钱，不想再背返工的祸。陈默看着他满手灰泥、眼里带慌，心里没有生气，反倒更清楚这摊事如今已经不是一句“大家担待”能压住的。他转身去找沈家管事，硬是把返工几日的工钱先要下一半，当着众人的面发下去，又说剩下一半等墙重新起稳再补。这不是多高明的法子，却让工地上那股要散不散的气先系住了。东厢一拆开，下面的问题露得更清。靠东南角那一带垫层吃水太重，土色发黑，原先夯上的碎砖也被压得东高西低。钱土工蹲在边上看了半天，脸上再挂不住，低声道：“这里确实得补桩。”陈默没有乘势挤兑他，只把活往下排：“你带人开槽，我和老王盯桩位。旧砖先码好，能再用的挑出来，别浪费。”这句话一出，工地上的劲道才真正顺起来。谁负责挖，谁负责运，谁负责挑砖，谁负责扶桩，都被他一项项分清。陈默自己更是整日泡在泥里，扶桩、量深、看垂直，哪一处发空，哪一处回弹不对，他都要亲手摸过。夜里收工时，他两条腿沉得发木，手指缝里全是洗不净的黑泥，可脑子反倒越来越清醒。返工最怕的不是多花力气，而是人心一散，各干各的，那便真成了烂摊子。周师傅也在这几日把木作那一块重新排得紧实。哪些旧料还能用，哪些木枋必须换，哪一道撑木要先顶着等墙脚坐稳，他都只说最短的话，却能让所有人明白该先做什么。陈默站在一旁看着，忽然明白这才是老师傅真正的分量。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多少，而是只要他还稳稳站在工地中间，别人心里就会有颗主心骨，不至于乱得像一地散木。第三天傍晚，新的木桩和横木总算铺好，浅沟也沿东侧引了出去。周师傅站在沟边，看雨后积水顺着小坡往外泄，点了一下头：“这回总算让水有路走了。”陈默抬头看着那道沟，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天一直憋在胸口的那口气也跟着泄出一点。书院还远远没救完，可至少从这一刻开始，工地不再只是个等着甩锅的地方，而是重新有了往前做的样子。收工时，老王递给他半碗凉茶，粗声粗气地说：“你这人嘴有时候讨打，真碰到坑里，倒没往后缩。”陈默接过茶，一口喝下去，只觉苦里带涩。他没回什么漂亮话，只低头看着自己沾满泥的手。来到苏州后，这是他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靠几句判断在撑局，而是真成了那些返工的人里头的一份子。院子能不能立住，还得往后看；可人心要是不先立住，院子便绝无可能立住。那天回铺后，他累得连抬胳膊都费劲，却还是把第二天要用的桩位和拆补顺序又重排了一遍。图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第二天一早那些已经在泥里熬了好几天的人看的。陈默忽然发现，自己如今想得最多的，已经不是怎样证明“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怎样让更多人能跟着一块把法子做出来。这种变化来得悄没声息，等他意识到时，它已经长进了骨头里。

## 第018章\_书院立住了

---

第018章 书院立住了 书院真正立住的时候，已经进了秋。从东厢返工那日起，周家木铺和工地上的人几乎整整忙了三个月。先拆的拆，先补的补，正堂和厢房之间还得重新算轻重，哪里墙能收，哪里梁得减跨，哪里沟要再深半尺，全都得一处改。陈默原以为返工最难的是头几日，后来才知道，最磨人的反倒是后面这种一点点熬的日子。因为问题不再爆在明面上，而是藏在每一道工序里，稍一松劲，前头吃过的亏就会卷土重来。中间也不是没有新的小麻烦。东厢补桩那段有一回遇上连着三天阴雨，浅沟里积了半沟泥，陈默和老王半夜还提灯去通；正堂西侧新上的一根穿枋在收口时略有扭劲，周师傅盯着它看了许久，最后硬是让人拆下来重修，没有给“差一点也能用”留口子。每一次这样的折腾，都在

提醒陈默，工程上的稳不是靠一回漂亮决断得来的，而是靠无数次不肯将就攒出来的。他后来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到工地第一件事不是看进度，而是先沿着正堂、东厢和外沟绕上一圈。哪里地面脚感发虚，哪里墙角湿色加深，哪里木桩上头的横木有不匀的挤压痕，都得先看过一遍，心里才有底。周师傅也不再像最初那样什么都揽在自己手里，而是把更多判断留给陈默，只在要紧处点一句：这道枋该再收一分，那排砖别急着一口气起太高，沟口再顺一顺，别让杂草卡住水路。陈默听得越多，越能察觉老人这些判断并不是凭空来的。哪一天风向偏南，墙面干得慢；哪一种木料上架后会先扭哪一侧；哪一道沟看着够深，真下了雨却会在拐角积住，这些细碎经验单拎出来都不稀奇，合在一起，却是能把一座院子从险处拖回来的东西。他以前总爱把“经验”当成理论的补丁，如今才明白，许多经验本身就是另一种被时间磨出来的理论。入秋后第一场透雨来时，陈默几乎一整夜没睡。天刚亮，他就赶去书院。雨水顺着新开的浅沟往外走，东厢墙根没有再鼓泥，先前那几道最叫人心惊的地方也都稳稳站着。陈默站在檐下，抬头看着雨帘后那排已经收了顶的屋脊，胸口那块压了许久的石头总算慢慢落下去。他还特意绕到东南角，蹲下去摸了摸墙根和地面。手指沾上的只是雨后的凉，没有先前那种发黏的湿泥。再抬头看屋檐，滴水顺着新修过的坡势落下，没有再往墙脚一股脑砸。这样的细处旁人未必会多看一眼，可在陈默心里，这比门额上将来挂什么字都重要。因为只有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先对了，屋子上头那些体面才立得住。沈富商随后也到了。他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先看正堂，再看东厢，最后站在新做的门额下头，抬眼望着整座书院，脸上的神色终于从这几个月的阴沉里松开一点。他没有道歉，也没有提先前那场争吵，只说了一句：“总算像个样子。”这已是他能给出的最大软话。周师傅没接这份客气，只让陈默把几处后续养护要紧的地方再说一遍。陈默便指着东侧浅沟和几处墙根，告诉沈家管事，雨后要看看沟，落叶和杂草不能堵；新做的木构头一冬最怕积潮，檐下要留风路；若来年春天墙面再出细纹，也别急着上泥皮，得先看是不是表层收缩。沈家管事听得认真，沈富商却始终没打断。等管事一一记下后，沈富商才问了一句：“照你看，这院子以后还会不会再闹今日这种大事？”这句话问得轻，却是从开工以来第一次真正把“以后”两个字摆到面前。陈默想了想，答得很稳：“只要按着该养护的地方看，问题便不会再像先前那样突然发出来。可地先天就不是上好老地，日后仍得留心。书院不是修完就完了，后头每一年都得有人看着它。”说完这些，陈默走到书院院中，抬头看了一眼正堂檐下的梁枋。那一瞬间，他心里并没有最初想象的那种得意，反倒生出一种沉沉的踏实。因为这院子不是他一个人“救”回来的。若没有周师傅先看清木作该怎么让，老王和那些短工在泥里一次次返工，钱土工后头把地基补扎实，甚至没有沈富商最后咬牙认下那笔返工钱，这书院都不可能真站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懂得多”的那点执拗，终于又松开一层。傍晚收工后，书院门前挂起了新匾，墨字还没全干。几个经过的读书人站在门外看，说沈家这回倒真做了件拿得出手的善事。陈默站在一旁听着，没有上前，也没有解释这块地原先有多难缠。他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掌心新旧交叠的茧，觉得这几个月像把他整个人都重新打了一遍。那个刚到苏州时还想靠几句结构道理压住众人的陈默，到了今天，才算真正学会把自己的本事放进一群人的手艺里头，一起用。回铺子的路上，天色已暗，周家几人都累得不太想说话。快到巷口时，周师傅忽然开口：“书院能立住，不是你一个人的功。”陈默点头：“我知道。”老人又道：“可若没有你，书院多半也立不住。”这话说完，他便继续往前走了，像只是顺手把一块木头放到了该放的位置。陈默站在原地愣了愣，心里那点压了许久的酸涩慢慢散开。他知道，这句不算夸耀的话，比任何场面上的称赞都重。

## 第019章\_知府的差事

第019章 知府的差事 书院挂牌没几天，衙门里又来了人。这回来的不是书吏，而是知府衙门的一名差役，腰牌挂在身侧，说话也比上回更简短：“李知府传周家木铺的周掌柜和陈默去一趟。”这句话一出，周家院里立刻静了下来。老王手里的刨子停在半空，周小妹抬头看了陈默一眼，谁都没先开口。陈默心口猛地一沉。他第一反应不是受宠若惊，而是书院那头是不是又生了什么变。官府两个字在他眼里，从来都和“麻烦”挨得更近。周师傅却没露出慌色，只让他去换身干净些的衣裳，再把前阵子画过的那几块书院木板一并带上。去衙门的路上，陈默越走越觉得后背发紧。知府衙门前的石阶比寻常宅门高出许多，门口立着衙役，墙内一层层院落压着，人的脚步声一进去都像被吸走了几分。陈默跟在周师傅后头，直到被带进偏厅，看见案后坐着的那个人，才勉强把心神收住。李知府年纪不算大，眉目清瘦，说话也不拖泥带水。他没先提书院竣工的好话，只让人把陈默带来的木板摆到案前，开门见山地问：“听说城南那座书院，先裂后稳。最先看出地有毛病的人，是你？”偏厅里没有旁的闲人，只有一名记录文书坐在侧后。正因为太安静，陈默反倒更能感觉到每一句话落出去都会被记住。他从前在现代也见过不少甲方领导开会时的审人眼光，可那种眼光顶多决定工期和罚款，眼前这位知府的几句问话，却实实在在关系着一个人在城里的分量，甚至安危。陈默心里一紧，知道这时候含糊没有用，便把看地、试坑、返工的大致经过简要说了一遍。李知府听得很细，中间只插过几句问话：为何正堂稳、厢房先裂；返工时为何要开浅沟；墙高为何要收。陈默每答一句，都能感觉到对方不是在听热闹，而是真想知道这院子是怎么从要坏变成没坏的。等他说完，李知府才抬眼看向周师傅：“你这徒弟，嘴上倒不飘。”周师傅回得也简单：“吃过亏了。”李知府没有追问“徒弟”真假，只拿手指点了点那块画着返工顺序的旧板：“能把这种事说清，说明你不只会看，还会把人往一处用。城里许多匠人本事不差，差就差在出了事只会互相推。”这话听得陈默心里一震。他本以为官府叫他来，只是为了核实书院那回究竟是谁担责，没想到对方连工地上人心这一层也看在眼里。李知府嘴角像是动了一下，随即把话题一转：“书院是民间活，做坏了，坏的是沈家的面子。城墙若做坏了，坏的就是一城人的命。”说到这里，他把案上一份图样往前一推，“水门那边有一段旧城墙，近年鼓胀渗水，逢雨尤其厉害。工部旧册我看过，本地砖作也去看过，都说该修，真动手却迟迟拿不准。我听人说，你们周家这回在书院地上能把院子拉回来，便想叫你们先去看看。”陈默听见“城墙”两个字，头皮都有些发紧。书院再难，终究还是一处民间院子；城墙却不一样，那是官府的脸，也是战时的命根子。哪怕苏州并非边地，这种工程也绝不是一间木铺说接就能轻松接住的。他下意识想开口推辞，可话还没出口，就撞上了李知府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逼迫的狠，也没有商量的软，只是一种很直白的审视，像在问他：你既然敢在书院里说真话，那到了更大的地方，还敢不敢看真问题？陈默沉默了几息，最终只道：“草民可以去看。但看过之后，能不能做、该怎么做，得照实回。”李知府点头：“要的就是你照实回。”说完这句，他又补了一句：“本府要的是能把麻烦看准的人，不是逢官面差事就只会说吉利话的人。你若看出不能做，也照实说。只是有一点，别在城墙跟前逞聪明。那不是一间院子，动错一处，后头牵的就是整段墙。”从衙门出来时，太阳已经偏西。街上的热气落了些，陈默却只觉得肩上像压了块更重的木头。老王若在，怕是要说他这是被官府抬举了，可陈默自己心里清楚，这根本不是抬举，而是一场更大的试用。书院那回，他们至少还能退到返工；城墙若出差错，谁都没有第二次慢慢补的余地。周师傅在一旁走着，

半晌才道：“怕了？”陈默苦笑了一下：“怕。”“怕是对的。”周师傅抬眼看向前头的街口，“不怕的人，才容易把命搭进去。明日去看墙，先别急着想怎么做，先把它为什么鼓、为什么漏、漏到哪一层看清。”陈默点了点头。书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已经站稳一些，可这道差事一落下来，他才知道所谓站稳，也只是从一块更小的木板，走到了更大的一块上。板下还是水，还是深处不见底的风险。回到铺子时，周小妹见两人脸色都不轻松，只把茶放下，没有多问。陈默把衙门里的话捋给老王听，老王先是咋舌，说知府点名要见一个木铺的人，这在他眼里已算天大的事；听到“城墙”两个字后，脸色又跟着沉下来，半晌只吐出一句：“这回可不是摔一面墙那么简单了。”陈默听着，心里反倒更稳了一点。怕的人不只他一个，说明这事的分量大家都明白。既然明白，就更不能糊里糊涂地往前冲。

## 第020章\_水门城根

---

第020章 水门城根 水门城根那段墙，远看还像回事，走近了才知道病得不轻。第二天一早，陈默跟着周师傅和衙门派来引路的差役上了城。苏州城墙比他原先想象中更厚，也更旧，砖面经过多年风雨，颜色深浅不一，有的地方还留着旧修补过的痕。水门那一段靠近河道，墙外能见到来往船只，墙内则连着城中要道，若只看位置，确实是最不能出事的地方。差役把他们带到一段围起来的墙边，低声道：“就是这里。前两年只是潮，近来鼓得更厉害，雨一大，墙根还往外渗黄水。”陈默走近一看，心便往下一沉。墙面中段有一片不太自然的外鼓，乍看像只是砖皮起拱，细看却能发现砖缝并不均匀，有的地方缝细得像被硬挤死，有的地方又张出一线。靠下部的几层砖泛着发白的碱痕，手一摸，潮气直透指腹。最麻烦的是墙脚外侧的地面也有轻微下陷，说明问题未必只在砖皮，很可能里头的夯心、旧砖、甚至靠水那一层基础都已经有了松动。他又退远几步，从侧面斜看整段墙的线形，才发现那股鼓不是一块地方单独凸出来，而是从下往上带着一点弧，像一口气顶在墙肚子里，日积月累把砖皮往外推。这样的病比单纯一片砖松更麻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头那股“顶”的力已经积了多久，又牵着多大一片范围。周师傅伸手敲了敲几处墙面，声音有闷有实。陈默沿着墙根走了一遍，又低头看排水口水门附近的潮痕。河水涨落会带来长年的浸泡和回潮，若排水不畅，墙里那股湿气散不出去，砖皮和夯心迟早分家。可光是湿还不够解释眼前这片外鼓，里头多半还有空、还有松、还有以前修补时留下的杂料。“能上去看里头么？”陈默问。差役点头，把他领到墙顶。墙顶砖道不算宽，走近那一段病墙时，陈默发现女墙内侧也有细裂，只是没有外侧显眼。更要命的是，裂缝附近踩上去脚感发空，跟站在书院那种回填软地上的感觉不同，这里更像是厚厚一层东西里头被水吃掉了一截，表面还撑着，里面却不再实。他蹲下来，沿裂缝边缘摸了摸，指尖沾上细碎的灰渣。周师傅见状，低声道：“里头怕是有空肚。”陈默点头，却没急着下结论。他转身看向河道，见水位虽然不高，墙外坡脚却湿得发亮，几处排水孔还半堵着淤泥和枯草。这说明水进得来，出得却慢。年深日久，夯心受潮松散，再遇上以前图省事塞进去的碎砖杂土，墙皮便会一步步被往外顶。若还只拿拆几层砖、重新抹灰这种法子糊弄，顶多是把病遮一阵，根子半点没动。差役见两人看得久，忍不住问：“李知府只叫你们先看，可若问起来，这墙到底还能不能撑？”陈默站起身，没有直接回他。他知道这类话一出口，后头就会有人拿来当令箭。能撑多久，能修到什么程度，花多少工多少料，这些都不能在没把里头摸清前就轻易说死。可他也不能装作没看见。沉

默片刻后，他才道：“暂时还没到立刻倒的地步，但病已经不浅。最怕下一场大雨，或者外头河水再顶高一截。”差役听完，脸色也变了。下城后，他们又去看了水门附近存放旧砖和石灰的地方。砖堆里新旧掺杂，有些旧砖一捏就掉渣，显然以前拆下来的废砖也被混在里头，打算修时再拿来填。陈默看得眉头直跳，几乎能想见若按最省钱的路子修下去，会是怎样一副场面。他没有当场发作，只蹲下来挑出几块最差的砖递给周师傅：“这种不能再上墙。”周师傅接过去，看了一眼，只道：“不光砖，灰也得重看。”差役站在一旁，听出他们话里的分量，低声解释说水门这边每逢汛后都要小补一次，年年补，年年还是潮，库里这些旧砖也就越攒越多。陈默听完，心里那种不妙的感觉更重了。年年小补却不敢大动，表面像是在维护，实则是把病一层层盖住，直到盖不住为止。书院那回他们至少还知道哪一段是新做的、哪一段是旧病，这段城墙却不知道被多少双手修过、糊过、遮过，光靠表面几眼，很难把里头的伤全摸出来。回程时，陈默一路都没说话。书院那块地再烂，至少他们还看得见软泥和回填；城墙这段病却藏得更深，外头是一片鼓胀和潮痕，里头牵着多少旧伤、旧料和旧修补，谁都说不准。偏偏这又是官府的工程，牵扯的人更多，能做的、不能做的、谁说了算、谁舍得花这笔钱，都不是单凭技术就能压过去的。走到城下时，周师傅忽然停住脚，问他：“看明白多少了？”陈默望着那段临水而立的旧墙，慢慢吐出一口气：“只看明白一件事。”“什么？”“这活比书院还难。”他说，“书院是地不肯托屋，这里是墙里头已经开始吃空。若不先把病摸透，动哪儿都可能把整段墙惊醒。”周师傅听完，没有否认。两人站在城根下，头顶是积了几十年风雨的砖墙，脚边是带着潮气的泥地。陈默忽然很清楚地意识到，从这一章开始，他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某一家主人的房子，而是一整座城在水边站了多年的骨头。

## 第021章\_石灰和老匠

---

第021章 石灰和老匠 城墙的毛病看出来了，真要动手，第一道拦在陈默面前的却不是墙，而是人。李知府听完勘看的回话后，没有立刻拍板大修，只先拨出一批人和料，让周家配合城中原本管砖石的老匠头先试做一段。那老匠头姓韩，五十多岁，背有些佝，手背厚得像旧树皮，一开口便带着很重的本地腔。他看陈默的第一眼就不算客气，听说这人是从小木铺里出来的，更是把嘴角压得更低：“木头人也来管砖墙了。”陈默听得出来这句里的刺，却没回。真到城墙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砖石这一块，他远不如对方熟。这种不熟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书院立住之后，周家上下待他都比从前更重一层，连老王说话都少了几分呛味。可站到韩老匠面前，那点刚长出来的底气立刻又被按了回去。陈默这才知道，城墙不会因为他在书院里做成过一回，便自动给他让路。试做先从拆掉最外鼓的那几层砖开始。陈默原本想尽快把那片病墙打开，好看清里头到底空到哪一层，韩老匠却不急，先叫人把新砖一块块浸水，又盯着灰桶看火候。陈默站在一旁看了一阵，忍不住道：“墙都鼓成这样了，还要等砖吃水？”韩老匠头也不抬：“砖不吃够水，灰里的劲先被它吸走，缝面看着收住了，里头还是空的。你急着补，补完还是要松。”陈默皱了皱眉，心里并非不懂这道理，可城墙边上等一天就多一天风险。他本能地把事情往“越快越安全”那边推，韩老匠却像一块磐石似的挡在前头，不肯让一步。两人只这一句一停，旁边的差役和短工都不敢出声。周师傅在边上看了会儿，低声对陈默道：“这回先听砖匠的。”陈默把话咽了回

去。接下来半日，他就站在一旁看韩老匠怎么做灰、怎么拍砖、怎么听砖落下去时那声“实不实”。石灰不是一舀水就能用，太生了咬手，太稀了没劲；砖面也不是越干越好，得让它先吃饱水，才不至于把灰里的水气一口吸空。韩老匠一边做，一边骂手底下的人动作糙，骂完自己却仍旧弯腰把每一层砖缝抿得平实。最让陈默服气的是韩老匠看灰那双眼。灰桶里只差一点火候，旁人未必看得出，他却能一眼瞧出是水多了半瓢还是石灰没醒透。陈默试着照着学，连着看了两回，才勉强摸到些门边。韩老匠见他真在学，嘴上仍不饶人：“木头人也得长点砖眼，不然站这儿只会挡光。”陈默听着反倒松快了些，至少这句刺里已有了愿意教的意思。陈默看得久了，心里的别扭反倒慢慢散了些。他意识到自己先前总把城墙的问题想成“结构如何稳”，却没真正把每一块砖、每一桶灰当成要紧的东西。可实际到了现场，墙能不能立住，不只是大方向对不对，还得看这些最细的地方有没有被做好。书院那回他已经学过木头不能硬逼，到了城墙这里，石灰和砖又给了他一次教训。午后拆到鼓胀最重的一层时，里头果然露出不少杂料，碎砖、旧灰、烂土混成一团，手一戳就散。陈默看得心惊，韩老匠倒只冷哼一声：“这就是年年小补补出来的好看样子。”这话让陈默一下没了先前那点争意。他蹲下去和韩老匠一起把里头坏料一点一点掏开，边掏边问：“若换成你，会怎么补？”韩老匠这才抬头正眼看了他一回：“先把病料掏净，再谈补。砖墙跟人牙一样，烂根不挑出来，外头贴金也白搭。”说完，他又拿砖刀指了指墙肚里残存的几道旧灰痕：“你看这些层，颜色不一样，劲也不一样，说明不止一回补过。后补的人图快，拿稀灰和碎砖往里塞，外头抹平就算完。水一进一退，最先烂的自然是这种地方。”陈默顺着他指的地方看过去，果然能看出几层做法新旧有别，像一座墙身里压了好几次草草收场的工。这句话说得糙，却极准。陈默点了点头，没再抢着讲自己那套看法，而是把问题往细里问：灰要养多久，旧砖能不能翻用，内外墙皮怎么咬，排水孔应当留多高。韩老匠嘴上仍不客气，答得却不含糊。到了傍晚，两人蹲在一堆旧砖边上，竟像是把一整天的刺磨掉了一半。收工前，韩老匠把一块刚砌好的试样拍给陈默看：“你不是会看受力么？那你也记着，砖和灰没养够时，千万别急着再往上压。城墙和书院不一样，这东西一旦急，就不是裂一条缝那么简单。”陈默望着那道还带潮气的灰缝，郑重地点了点头。城墙这条线才刚开始，他却已经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位不能轻看的老师。不是所有懂得都写在图上，也不是所有稳都能从大处先求下来。韩老匠守着砖、灰和火候的那份执拗，和周师傅守着木头、雨水和手感的执拗，本质上其实是同一回事。回去路上，他手上还沾着没洗净的灰，心里却比来时更稳了一些。因为他终于肯承认，真正让人站住脚的不是“我懂得比别人多”，而是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必须先低头去学。书院让他学会尊重木头，这一章城墙又逼着他学会尊重砖、灰和那些守了半辈子火候的老匠。

## 第022章\_秋汛夜守

---

第022章 秋汛夜守 秋汛来的那一夜，城墙还没来得及把新灰养实。前几日水门一段刚拆补开一块试修面，韩老匠坚持让灰多养几天，陈默嘴上应着，心里却始终吊着。因为墙里掏出的空肚和烂芯比原先想的更重，补上的那一段虽说砖路和灰缝都做得扎实，可终究还在初养的时辰里，最怕的就是外头忽然来大水，把湿气、冲力和河风一齐压上来。偏偏该来的还是来了。傍晚时分，城外先是起风，接着天边滚来一片压得极低的黑云。守水门的差役跑来报信，说上游今晚多半有水，最好提早防着。陈默听

完，立刻去找韩老匠。老人正在墙边摸灰，闻言抬头看了眼天色，脸色也沉了下来：“得守。”

“守”字说出来容易，真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新灰怕急雨，外河水位又不是人力能拦的。陈默在那一瞬间几乎把能出的问题都想了一遍：挡板会不会被风掀，排水孔会不会堵，墙顶的新砖若吃水过猛会不会松，外侧坡脚若被水冲软，里头那股旧病会不会趁机再往上翻。每想一层，他胸口就更紧一分。李知府那边很快批下话，让水门今夜加岗，能调的人手全往这边挪。城墙上的差役、短工、砖匠一下忙成一片，有人搬沙袋，有人清排水孔，有人把还没用上的砖和灰往高处挪。陈默和老王则沿着新修那段一遍遍看撑木和挡板，把最靠外的几处先加固上。忙到天全黑时，第一阵急雨已经砸了下来。周师傅当晚也没回铺子，跟着守在墙边。老人不擅长砖灰，却最会看临时顶木和挡板哪一处还虚。他在雨里来回走了几趟，把两处绳结重紧，一处撑木又另加一道斜撑，嘴里只丢下最短的话：“别省这一根，省了夜里就得拿命补。”陈默听着这话，手上动作越发不敢慢。雨水打在城砖上，声音密得像在墙外罩了一层竹帘。河面风大，水气直往脸上扑，站久了眼都睁不开。陈默靠着火把和闪电间的亮光，盯着那段新修墙面，心跳快得像顶在嗓子眼。他知道这时候最怕的不是看得见的冲刷，而是水顺着尚未完全养实的灰缝往里钻，再碰上墙里那些旧潮气，里外一夹，新补上的东西就容易松。韩老匠在暴雨里仍旧守着最前头，隔一会儿便伸手去摸灰缝，再命人把一处挡板往外挪半尺，好让雨水别直接抽在新墙面上。陈默看着他的动作，忽然明白白天里那些看似过于谨慎的步骤，到了夜里全会变成保命的分寸。他来不及多想，只带着两个短工下去清外侧排水口。泥、草和碎枝一股脑堵在孔前，手伸进去一掏，全是冰凉黏腻的东西。水位在子时前后又涨了一截。河风压着雨斜打进来，最外侧那面挡板被吹得发颤。老王骂了一声，和陈默一起把麻绳再紧两道，又往底下加了沙袋。那一瞬间木板、绳结、沙袋、砖墙和人力像被拧成了一股绳，谁都不敢松，谁也松不得。夜深时，一名差役跑上来喊：“东南角排水孔堵死了，黄水在往回漫！”陈默心里一跳，立刻提灯过去。到了地方才看见，黄浊的水已经在墙脚边打转，再这么漫下去，最危险的不是眼前这面墙，而是水会沿着松处往里找路，把别处也一并带坏。他顾不上灯火摇晃，直接蹲进半膝深的泥水里，用手去掏堵在孔口的杂物。水冷得刺骨，淤泥里还有碎石和烂枝，手背很快被划出血口，可他这会儿根本顾不上疼。掏了好几把后，堵口终于一松，一股黄水猛地往外冲去，差点把他整个人带趴下。老王一把拽住他后领，骂道：“你不要命了？”陈默喘着气，只觉得满嘴都是泥腥味。他抹了把脸，抬头再看墙时，那段最让他提心吊胆的新补面仍旧站着，雨水顺着挡板和坡势往外走，没有直接扑上去。他这才第一次在那漫长的夜里松出一口气。可这口气也只松了片刻。紧接着又有人来报北侧砖堆遮布被风掀开，湿了好几摞新砖。陈默赶过去，和两个民夫一起把压布的石块重新挪稳，再把最外头那层吃透水的砖单独挑出来，免得天亮后有人忙乱里直接拿去上墙。等他再折回病墙那头时，腿已经沉得像灌了铅，脑子却依旧绷着，不敢让自己有半分真正歇下来的意思。天快亮时，雨总算收了。水位虽还高着，却没再继续顶。韩老匠扶着膝盖站起身，浑身湿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只说了一句：“这夜算过了。”陈默站在发白的天光里，看着整夜没敢合眼守下来的这段墙，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敬意。敬的不是自己扛过了夜，而是终于真切见识到，一道城墙立在水边几十年，靠的从来不只是初建时那一下本事，还有后来无数个雨夜里有人肯守、肯看、肯把每个不起眼的排水孔都当回事。回城下时，鞋里全是水，衣裳也沉得发冷。老王边拧袖口边嘀咕：“这墙真跟养孩子似的。”陈默听完，竟觉得这比喻一点都不糙。许多东西能不能养住，靠的不是一时把它立起来，而是后头肯不肯一遍遍去守最不起眼的细处。城墙如此，人做事大概也是如此。

## 第023章\_民夫们

第023章 民夫们 城墙开始大段动工后，真正难缠的麻烦又换了一副模样。韩老匠、周师傅和陈默把病墙的路数摸出一些后，李知府那边终于拍板，准他们按试修那套法子往外扩一段。可法子有了，人却一下不够用了。官府调来的民夫多是附近各坊轮差来的百姓，有人本就不擅长重活，有人家里正赶秋收，心气一上来，干活便散。再加上城墙工地比民间院子规矩更多，砖、灰、木、沙袋都要人搬，人手一乱，哪一项都往下掉。头两日里，最让陈默头疼的还不是干得慢，而是人人都像只顾自己手里那一截。有的民夫嫌搬砖累，就故意往灰桶边躲；有的趁看管不严，顺手把好木楔藏到身后，想着收工时带回去当柴；还有两个因为排工不均，在墙根底下差点动起手来。陈默夹在其间，第一次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座墙，而是一整片乱哄哄的人心。更叫人难做的是，这些民夫并不全是懒。他们当中有人肩上还带着田里的草屑，有人手上磨出的茧一看便知不是常年干重役的，更多人只是被轮差催来，心里从一开始就把这段城墙当成“替官家卖命”的苦差。陈默若只把他们看成不听使唤的人，事情反倒更做不成。他最初还想按自己熟悉的现场管理路数去压，谁拖慢了便点出来，谁偷懒便催上去。结果第一天下来，不只没把活捋顺，反倒惹来一片闷气。晚间收工时，一个年纪大的民夫蹲在墙根啃干饼，低声嘟囔一句：“城墙是官家的，腰是自家的，谁肯真把命往里搭？”这句话像一根木刺，扎得陈默半晌没说出话。他回去后想了很久，第二日一早便改了法子。不再把人散着使，而是按活分成几拨：最稳的老手跟韩老匠砌砖和看灰，新来的壮劳力专搬料，脚步快的去清沟和传料，再挑出几个肯学又手细的，专盯木楔、挡板和排水口。每一拨只做自己最合适的那一项，省得人人都在乱里打转。他还学着周小妹管账时的样子，把每天各拨人干的活记在一块旧板上。谁今日多搬了几趟砖，谁守了最脏最累的排水口，谁偷懒，谁补上了别人的空，都写得明明白白。这样一来，工地上那些原本说不清的怨气，便有了能落地的轻重。至少到了发粥和算工那会儿，没人能再一味装糊涂。光分活还不够，最难的是让民夫知道自己做的不是白费。陈默索性把水门那段墙的病处当众掏开一角，让靠得近的几个人亲眼看里头那些烂灰、碎砖和空处，再指着新补好的那一小段告诉他们，为什么排水孔要通、为什么灰不能偷稀、为什么砖不能乱塞。说这些时，他不再端着什么“陈工”的口气，只拣最实在的话讲：“你今日少搬一趟灰，明日墙里就多一处空。真出事时，先压的不是知府，是站在墙根底下的人。”这番话未必人人都服，却总算有人听进去了。那个前一天还想偷木楔的年轻人，下午便主动来问排水孔边该留多宽；年纪大的民夫也不再只蹲着叹气，而是拿了铁锹去把沟里的烂草清开一段。活依旧累，怨气也不可能一下没掉，可至少工地开始有了点“大家是在做同一件事”的模样。李知府后来来看过一次，见人虽多却不乱，只问了句：“谁排的工？”差役答是陈默。李知府点点头，没有多夸，却把当日分给民夫的热粥加了一桶。这个举动不大，落到工地上却很实在。许多人干一天重活，能多喝一碗热粥，比听十句官面好话都管用。陈默看着那些捧着粗碗蹲在墙边吃饭的人，这才更深地懂了周小妹平日里为何把账和锅都看得那么紧。工程要稳，图纸、材料和技术当然重要，可最后真正把一段墙抬起来的，还是一双双肯出力的手。傍晚收工时，老王凑到他旁边，咧嘴笑了一声：“你如今连使唤人都学会了。”陈默摇摇头：“不是使唤，是得让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干。”老王听不出这些话里有多少门道，只拍拍他肩膀：“反正比你刚来时会说人话了。”这句粗话把陈默也逗笑了。他站在城墙边，看着民夫们扛着工具三三两两散下城去，忽然发现自己确实变了不少。若是几个月前的他，多半还会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看待，只想

着怎么排得更快。如今他才知道，城墙能不能修成，不只看砖和灰，也看这些人的腰背、肚子和心里那股愿不愿意把活做实的劲。那天晚上，周小妹送饭到城下，见一群民夫蹲着喝热粥，顺口问了句谁管的锅。老王抬下巴指指陈默，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陈默低头接过自己的那碗粥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如今想事情的顺序也变了。以前他先看图，再看料，最后才想到人；而现在，很多时候他会先想这拨人扛不扛得住，愿不愿意干，再去排图和料。这样的变化不见得体面，却更接近这时代里真正能把事做成的路数。

## 第024章\_墙里的空肚

---

第024章 墙里的空肚 真正把水门城墙的病根掀到明面上的，是一处比人还高的空肚。那天拆到鼓胀最重的中段时，韩老匠原本只想再往里掏半尺，看清夯心烂到哪一层。谁知外层病砖刚一拿开，里头便呼啦掉出一大团碎灰和杂土，露出一片黑洞洞的空处。那空处不规则，往里斜斜探进墙身深处，像是谁早年补墙时图省事，把坏料掏了一半便拿碎砖乱塞，时间一久，里头全被潮气和震动吃空了。站在近处的人一时都没出声，只能听见碎灰掉落的簌簌声。陈默心里一下发紧，立刻让旁边的人往后退开，又命人把临近那几层先用木撑顶住。这样的空肚最怕的是两边看着还好，一动里头，外头整片砖皮一起失去依托。若这时候还有人按着原先“拆一点、补一点”的想法往前推，极可能把整段墙都惊下来。那片黑洞露在火把照不到的阴影里，越看越像一张半张着的口。陈默蹲得近些时，还能闻到里头潮烂多年的灰土味。他想到这段墙平日底下行人、车马、挑担的民夫不知经过多少回，谁都以为头顶是实打实的砖石，谁能想到里头早空成这样。这种想法让他背后直发凉，比看见一条明晃晃的裂缝更凉。韩老匠蹲在洞口边缘，用木尺往里探了探，脸色也变了：“不止这一小块，后头还连着。”陈默接过木尺，又换了个角度试，探进去足有两尺多还没到底。他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遍：这种空处若只在局部，尚能分段掏净分段补；可若它沿着墙身横着串开，修法就得整个改，拆的范围也得大得多。问题是，真要往外再扩，就不是多花一点料的问题，而是会立刻惊动衙门 and 所有盯着工期的人。差役看见那黑洞后脸都白了，第一句话便是：“能不能先遮上，等知府来了再说？”陈默听见这话，后背一阵发凉。他太熟悉这种念头了，事情一大，人人都想先把它遮住，等上头拿主意。可城墙不是桌上的账本，遮一块布并不会让空肚自己长满。若现在停在这里，外头潮气、里头松动和半拆开的墙面会一起把风险往上推，到时李知府赶来，看到的怕不是一个洞，而是一段更大的塌口。“不能遮。”陈默压低声音，却说得很硬，“先把两边撑上，再把空处边线摸清。知府那边要报，但手不能停。”韩老匠这回难得没有唱反调，直接接了一句：“他说得对。现在停，就是拿整段墙赌。”有了这句话，工地上的人总算动起来。木匠上撑，砖匠清边，民夫把拆下来的病砖往外运。陈默自己则沿着洞边一寸寸探，边探边用炭在外墙上画线，把大概范围先标出来。他越画，心里越沉。因为这空肚比他最坏的估计还要长，几乎横着吃到相邻那段看着还算平稳的墙肚里。韩老匠在一旁帮着听砖、听空，时不时用砖刀轻敲两下，声音一闷，陈默手里的炭线便又得往外延一截。差役看着那线越画越长，额角的汗都冒出来了，小声说了一句：“再拆下去，怕是要封掉大半边路。”陈默没有接这句。他心里知道封路会惹多少抱怨，可比起让一段带空肚的墙继续立在路边，抱怨已经算最轻的代价。李知府赶到时，天已过午。差役原以为知府见了这场面会先发火，谁

知李知府只站在洞前看了片刻，问的第一句竟是：“若按你们现在的画线拆，能保住旁边不受惊么？”陈默听见这话，心里那口气先稳住一些。他把两边先行支护、分段拆补和扩大范围的理由一一说了，最后道：“空肚已经串进去，若还只补眼前这块，等于把病留在墙里。要救，就得多拆一段。”李知府沉默片刻，转头看了一眼河道和往来的行人，才道：“拆。你们按最稳的法子来。本府宁可今日多封一段路，也不要日后这里突然塌给全城看。”这句话一落，陈默心头那块压着的石头才松了一半。他知道，真正麻烦的活还在后头，可至少官府这回没有逼着他们把洞盖上装没事。能做到这一点，后面的技术路子才有活路。那天一直忙到天黑，空肚附近总算被稳稳圈住。陈默站在火把底下，看着那片被掏开的城墙内里，忽然觉得它像一具被揭开外皮的旧伤。外头的砖面曾经那样完整，谁从旁走过，都只会觉得旧些、潮些；可真把病根翻出来，才知道里面早被岁月、偷工和年年凑合的小补吃成了什么样。书院让他知道地基不能糊弄，城墙这一课则更狠，它让他明白，许多看着还能撑的东西，最可怕的不是坏在眼前，而是坏在没人肯往里看。回去路上，他一路都在想这处空肚。若换作刚到苏州时的自己，看到这样的大洞，多半先会被“怎么会坏成这样”冲得心里发乱。现在他依旧发凉，却已经能在发凉之余先想着怎么撑、怎么扩、怎么把最坏的结果挡住。这不是他胆子大了，而是这一路的工地把他磨得更能面对真问题，不再只会对着问题本身发愣。

## 第025章\_封垛之日

---

第025章 封垛之日 等水门这段墙终于补到要封垛时，新的难题又落到了陈默头上。所谓封垛，便是把补好的墙顶收最后一层，定女墙、压顶和排水的路数。这一步看着像收尾，实则关系着后头几十年雨水往哪儿走、墙顶荷载怎么落、女墙受风时怎么把劲传下去。李知府、韩老匠、周师傅和管仓料的差役都到了，围着墙顶那一线看法却不一样。差役嫌前段修得已经费时费料，主张按旧样照补，省得再改尺寸；韩老匠则觉得旧样本就压得太重，若不借这次机会把顶上那股多余的劲收掉，日后还会在别处找回来。陈默站在墙顶，看着脚下新补好的夯心和两侧刚养稳的砖皮，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是一句“照旧”或“别照旧”就能轻易定下来的事。城墙终究不是新建，旧尺寸、旧模样和城中人的眼睛都在那里。若收得太低，旁人会说周家和韩老匠趁修墙偷了官料；若还照旧往上加重，前面辛辛苦苦减掉的风险又会被重新压回来。李知府没有先开口，只道：“你们各说。”差役先说了一串，无非是旧城墙别处皆如此，若独这一段收矮，既不齐整，也容易惹闲话。韩老匠听完只摇头：“旧样就是病样，还拿来照，不如别修。”两边说完，目光都落到陈默身上。陈默沉默了片刻，蹲下去用手比了比压顶位置，又沿着墙顶原来的排水走向看了一遍，心里渐渐有了数。他抬起头道：“旧样不能全照，可也不能一下改得太出眼。我的意思是，女墙高度只收一寸半，肉眼不太显，可压顶做厚做稳些，里侧略带坡，让雨水往既定排水口走，不要留在墙顶；外侧那道最重的饰边就别恢复了，省下一圈死重。这样远看不寒碜，受力却比旧样轻。”差役立刻皱眉：“少这一圈，旁人一样看得见。”陈默指了指已经拆下来的旧样残段：“看得见，可那一圈看着体面，实则最吃风吃雨，底下又压在外皮上。旧墙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往外推的。如今既然看见病了，还照着加回去，后头出了事，今日在场的人都脱不开。”韩老匠听完，先是沉默，随后点了下头：“这法子能行。”周师傅也只说了一句：“收得不多，人眼上过得去。”陈

默之所以敢这样提，不只是凭感觉。前几日他已经把旧样残段拆下来反复看过，那一圈最显眼的外饰看着只是面子，实则自重不小，还把风雨全兜在最外头。旧墙这些年受水受风，外鼓最重的也恰恰是这一带。若还拿“祖样如此”来压，便等于明知那块木头有虫，还非要原封不动地安回梁上。最后拍板的仍是李知府。他站在城头，看了看河道，又看了看这一段和邻墙的交接，半晌才道：“照陈默说的做。少一寸半，不打紧；多留一圈死重，才真是对不起后人。”这句话一落，所有人都不再争。封垛那天，陈默亲自盯在墙顶，一道一道看压顶砖的坡势和排水口位置。韩老匠抿灰抿得极细，周师傅则带人把最边上那几处过渡做顺，免得新旧衔接处吃力突兀。日头西斜时，最后一段压顶落稳，墙顶的水路也终于全数连通。做最后那几道压顶时，韩老匠还特地让人多试了两回水路。木桶里的水一倒下去，先顺着里坡走，再从预留的口子泄出去，没有在墙顶滞住半分。差役站在旁边看着，原先那点“少一圈不好看”的不甘也慢慢散了。因为这种好不好，不再只是眼睛看，而是手里的水一倒便能看出差别。陈默站直身子，往后退了几步，再去看这段修好的城墙。它和旧样并非全无差别，细看能看出顶上收得更干净，外沿少了那圈累赘的重饰。可若不凑近细瞧，旁人只会觉得这一段墙比先前更精神，也更齐整。那一刻他心里升起的不是轻松，而是一种比轻松更沉的感觉。因为他知道，自己今天拍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尺寸，而是一种选择。是照着旧病继续体面下去，还是趁还能改时把体面往实处收一收。他来到大明这一年，第一次在这样大的官面工程上，把自己的判断真正压成了最后的做法。下城时，李知府走在前头，忽然回身问了句：“若今日让你全照旧样补，你会怎样？”陈默想了想，答得很平：“草民会照实再劝一遍。若还不成，也只能照命行事。可心里会知道，那不是对的。”李知府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可陈默从那一眼里看得出，对方听进去的并不只是答案本身，而是他没有顺着官意去讨巧的那份分量。城墙还没算完全交验，前路也远没走完，可到了这一天，陈默已经能感觉到，自己在这座城里脚下那块立足之地，终于又实了一层。城下河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水腥和砖灰味。陈默回头又看了看那段刚封完垛的墙顶，心里忽然有种很清楚的感觉：他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时代，也没有那样的本事，可至少在自己经手的这一段墙上，他没让体面压过实处，没让旧病披着旧样继续活下去。对如今的他来说，这已经是很重的一件事。

## 第026章\_北风试墙

---

第026章 北风试墙 真正替水门城墙说话的，不是任何人的嘴，而是入冬前那场突来的北风。封垛过后，墙面还要再养些日子，李知府也没有急着立刻交验，只让人照常守着，等风雨和往来踩踏都过一遍再看。陈默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悬着。书院那回至少还能从院里看墙脚、看沟水，城墙这头却高高立在风口上，真正的考验往往不是人眼能先预见的，而是天气一来，整段墙自己把真相抖出来。北风是在一个傍晚忽然起的。先是河面上皱起一层细白浪，接着城头的旗角被一下扯直，风顺着水门口灌进来，打得人耳边发响。陈默当时正在墙下和韩老匠看最后几处养灰的颜色，一抬头就见城头那段新修墙面正迎着风。他心里一紧，立刻和周师傅、老王一并上城去。上城前，守门的差役还提了一句，说傍晚正有一队巡城兵要从这边过，问要不要先拦。陈默听完只道：“照常走。真怕人走几步便出事，那墙也算不上修稳。”这话说得硬，连他自己心里都跟着一沉。可他知道，水门这段墙迟早要经得起风，也经

得起人。与其永远拦着，不如在有人守着的时候，把第一回真考验看个清楚。站到墙顶时，风比城下更硬，刮在脸上像细砂打人。新修那段墙面表面看不出异样，可陈默知道，真正要看的不是“倒没倒”，而是看砖缝会不会叫风和干冷抽得太快，压顶水路是否还通，交接处有没有被带出细响。他沿着那一线一寸寸走过去，耳边除了风声，偶尔还能听见极轻的砖面摩擦声，不仔细辨根本分不出来。韩老匠蹲在墙顶，先摸压顶，再看外沿。摸到第三处时，他抬头说了句：“这边有点吃风太直。”陈默顺着他指的地方望去，果然见那一小段正对河口，外沿少了树木遮挡，风一来最先打在这里。虽说眼下还没出问题，可若冬里常常这么吹，日后这几处灰缝受风受干最重，容易先出细病。他心里立刻有了数，招呼老王去取些临时挡风板，准备先在最直受风的那几处试挡一挡，等风过去再看变化。恰在这时，那队巡城兵踩着墙顶砖道走了过来。靴底落在砖面上，发出一串整齐的闷响。陈默站在一旁，几乎把每一步都听进了心里。他看着那段修好的墙在风里、在人脚下都没有露出异样，胸口悬着的那根弦才松了极细的一丝。因为对城墙来说，稳不稳从来不是空着时的稳，而是有人走、有风打、有雨逼时还肯不肯站住。老王边跑边骂天，民夫也被临时喊上来帮着压板。几人顶着风把挡板卡住，绳子收紧时，陈默忽然听见下头有人喊水。他俯身去看，只见新修墙段靠北的一处排水口外侧正有一小线清水被风压得往墙面回贴，虽不算大，却说明那处水路还不够顺，风一反顶，水便不肯痛快出去。这问题若放在平日，大概没人会当回事，可陈默一眼便看出，若整整一个冬天都让水在那一小片地方回刷，迟早会把刚养稳的外沿又喂出病来。他当即下城，带着两个民夫到外坡，把排水口前那段积住的碎泥和草根再清一遍，又略把口子外沿修顺，让水出去时不至于先撞上外壁。风一直吹到半夜才略收。陈默站在城根下，仰头看那段修好的墙，眼睛被风吹得发涩，心里反而慢慢定下来。因为这场北风并没有把他们先前担心的硬伤一下掀开，反倒把一些尚能及时补正的细处露了出来。对他来说，这比一味平静更可贵。工程最怕的从来不是考验，而是考验迟迟不来，等真正出事时才发现问题全埋在底下。后半夜里，他还特地把那处回贴墙面的出水看了两回，直到确认水路顺了，外沿没再反刷，才敢把守着的人分成两拨轮替着喘口气。老王蹲在墙根啃冷饼时骂了一句，说这比守书院那回还磨人。陈默听见，竟有些想笑。磨人就对了，越是这种一点点磨人的工程，越说明眼前的险不是靠一锤子买卖熬过去的，而是得靠无数次不厌其烦地盯紧细处。天快亮时，韩老匠摸着那几道最直受风的灰缝，低声道：“经得住。”这三个字比任何夸赞都管用。陈默抬手按了按发冷的墙面，只觉得自己肩头那副无形的担子终于又卸下一点。水门这一段还没正式交验，可至少在风里，它已经替自己说了第一句话。等晨光真正亮起来，城里挑担进出的百姓又从水门下穿过，谁也不会知道夜里这里守过怎样一场风。陈默站在城根边看着他们，只觉得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不是让所有人知道周家和自己有多辛苦，而是让这段墙在旁人毫无察觉时把该担的都担住。想到这里，他忽然对“工匠”二字有了更实在的理解。很多好活，原本就不该靠夸口，而该靠别人安安稳稳从你手底下走过去。

## 第027章\_名声和银子

---

第027章 名声和银子 城墙这边还没完全收尾，周家木铺门口来的人却已经多了起来。有人是听说周家参与了水门修补，想来探探真假；有人则是专为书院和仓棚来的，张口便问陈默是不是那个“会画

图、会省料”的匠手。最直接的还是沈富商，城墙风头刚稳，他便又派管事登门，说东家想另请周家去看几处店房和一座新码头仓屋，若陈默肯常驻沈家那边，银钱上绝不会亏待。管事说话时，桌上还摆了个鼓鼓的银包。周小妹没去碰，只把目光落在周师傅脸上。老王在旁边听得直吸气，心里显然也替那一包银子重了几分。毕竟周家木铺这些年接的多是街坊活，哪见过富商这样把银子直接摆到眼前请人的阵势。更要命的是，外头同业的耳朵也都竖着。前两日已有别家木作行的人在茶肆里阴阳怪气，说周家不过是捡了个能画图的外来人，便想把城里的好活都吞下去。陈默听见这些闲话时没往心里去，可到了今天，他忽然明白，这包银子不只是沈家的试探，也是在看周家会不会因为名声刚起就和原先那套日子断开。真要一头扎进富商门下，外头那些嘴立刻就能把他们说成“靠卖身换富贵”。陈默看着那包银子，心里却没有别人想的那种痛快。他当然知道，有了这笔钱，周家能换更好的料，铺子也能轻松很多；他自己若点头，往后在苏州城里大概会过得比现在体面不少。可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清楚这银子后头拴着什么。沈富商不是来报恩的，他是来买一套能替他省银、省事、还能保住面子的做法。真去了沈家常驻，周家木铺看着是攀高，实际上却多半会一步步变成沈家院里的一把工具。周师傅沉默了一阵，没有先替陈默答，只问管事：“东家是要请周家做活，还是只请陈默一个？”管事笑道：“自然是都请。只是陈先生若肯多顾着些，价自然更好说。”这一句“陈先生”叫得陈默心里反倒更清醒。他刚到苏州时最缺的就是别人把他当回事，可到了今天，他已经知道这种称呼有时不是抬举，而是套索。你一旦被人单独抬出来，身后那些和你一起扛过泥、扛过雨、扛过返工的人，便会一点点被挪到后头去。他抬头道：“替东家看活可以，常驻不成。周家木铺接活，向来是一家人一起上手，不拆开卖。”这话一出，屋里先静了一瞬。管事显然没料到他会回得这样直，脸上笑意都淡了点：“陈先生，沈东家是真看重你。常驻沈家，往后路子比守着一间木铺宽得多。”“路子宽不宽，也得看脚下站不站得住。”陈默答得平稳，“我在周家吃饭、学活、活下来，不会为多几两银子就撇开他们。”老王在旁边本想插一句什么，听到这里却忽然收了声，只低头去摸茶碗边沿。周小妹也没有多言，只把银包往前轻轻推回去半寸。那半寸不重，意思却很明白。管事脸色虽还端着，眼神却已经不如先前松快。他显然习惯了别人见银子便软几分，没想到周家这一屋人竟没有一个先伸手。陈默看着那包银子，只觉得它亮得扎眼。银子是好东西，可有些钱一旦拿了，后头连说“不”的资格都会一点点被磨掉。他如今好不容易在周家、在苏州站出一点自己认得的模样，没必要再为一时看得见的宽绰，把这点模样亲手卖回去。管事最后还是把银包带走了，临出门前嘴上仍留了两句体面话，说周家若改了主意，沈家大门随时开着。人一走，老王先重重吐出一口气：“那可是一包真银子。”陈默笑了笑：“我看见了。”“你就一点不心动？”“心动。”陈默没有装，“可我更怕拿了以后，往后做什么都得先看沈家的脸。”这话说出来，他自己心里也跟着松了许多。因为他终于发现，自己想守住的已经不只是活命，而是活成什么样。刚穿过来那阵子，给口热饭、给个落脚处，他大概什么都肯先应下。到了今天，银子和名声摆在眼前，他反而更看得清，若真为了轻省和体面把自己卖给一户富商，那这一年在周家和工地上学来的东西，便会先折掉一半。那晚收铺时，周师傅难得主动提了一句：“你今日回得对。”陈默没说话，只低头把门板一块块插上。街口天色发暗，木铺里有桐油、木屑和晚饭残下的一点烟火味。他忽然觉得，这种味道比一包亮闪闪的银子更能让人心里站稳。不是因为清高，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真正值钱的不是谁肯出高价来买自己，而是自己还能不能守住当初让他活下来的那块地方。临睡前，他还把沈家那份帖子重新翻出来看了一眼，又压回账本底下。纸还是那张纸，字也还是那些漂亮字，可他这回再看，心里已经没有最初那

种被机会砸中的热意了。机会当然是机会，可若走错一步，它也会变成另一种井盖，把人从看似平整的路面上直接掀下去。想到这里，陈默把灯吹熄，胸口反倒安稳下来。该来的活，自会来；不该用自己去换的路，还是早些看清为好。

## 第028章\_周家的酒

---

第028章 周家的酒 水门那段墙大体稳住后，周家难得正经摆了一桌酒。酒席设在院里，桌子是临时拼的，菜也谈不上多阔气，不过是一盘酱鸭、一碟煎鱼、两样小炒，再加一壶温过的黄酒。可对周家这样的木铺来说，肯专门为一段工程收稳摆酒，已算少见。老王一坐下便先伸手去抢鸭腿，被周小妹拍了一筷子，嘴里还不忘嚷嚷自己这些天在城墙上喝风喝够了，今日该补回来。陈默坐在这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边，起先竟有些不习惯。过去一年里，他更多时候都是在木屑堆、泥地和墙根下过日子，吃饭也多半是匆匆几口，哪里顾得上这样坐稳。如今忽然被按到灯下、酒气和饭香之间，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像个人家里的人那样安稳吃过一顿庆功饭。周师傅酒量不大，只抿了几口，话也照旧不多。老王却喝得脸发红，一会儿骂水门那场夜雨，一会儿又说沈富商那回差点把大家都逼死，骂着骂着，话头忽然落到陈默身上：“刚来那阵，我看你最不顺眼。穿得怪，说话也怪，什么都想先插一嘴。如今倒还像个样子。”这话一出，桌上几人都笑了。陈默也笑，心里却没有丝毫尴尬。因为连他自己都承认，老王说得没错。刚到苏州时，他确实像一块硬塞进来的异物，浑身都带着“我懂得比你们多”的拧劲。若不是后来一次次撞墙、返工、守夜，他大概至今还拿着那股劲去看别人。周小妹给几人添酒时，顺手也给陈默碗里续了半碗。她没像往常那样只管做事不多话，而是抬眼看了看他：“你现在量料、看地、排工，说话总算像这儿的人了。”陈默捧着碗，怔了一下。“这儿的人”四个字不重，却比桌上的酒更快地热到他心里。因为这话不是夸他本事长了，而是说他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外来户，不再只是木铺里临时捡回来的一口人。他低头喝了一口酒，酒很温，顺着喉咙往下走时，竟带出一点久违的酸意。他想起深圳那间加班到深夜的办公室，想起出租屋楼下那条总有外卖车穿梭的小路，也想起那个踩空的夜里自己还在惦记第二天要改的节点。那些日子到今天并没有完全远去，只是像隔着一层河雾，偶尔想起时仍会在心里扯一下。可比起最初那种时时刻刻想回去的慌，如今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钝痛。他知道自己大概再也回不到那边了，这个念头依旧难受，却已经不再让他整个人发空。桌上的酒气、菜香和老王的大嗓门把这些念头裹在中间，让它们不至于一下把人拖走。陈默忽然觉得，人原来真能在两个世界的记忆之间活着。一边记得写字楼的白光、电梯、凌晨两点的审图群消息，一边又记得木屑落在袖口上的痒、城墙夜里那股带潮气的北风，以及周家院里黄酒温起来时冒出的热气。两边都是真的，只是他如今站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边。酒过半巡，老王又开始吹牛，说等来年周家该收两个学徒，专让陈默教他们画那种“鸡爪子图”。周师傅没反对，只平平说了句：“先把铺子里的凳子修稳，再想收徒。”周小妹在一旁笑，说若真收徒，得先教人会洗碗记账，省得光会看梁柱不会过日子。桌上几句碎话来来回回一拌，热闹得很平常，却让陈默听得出神。他忽然明白，所谓扎根未必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是做成一座书院，不是修稳一段城墙，也不是旁人高看他一眼，而是坐在这样一张桌边，听着人为了学徒、凳子和一壶酒拌嘴，心里生出的不是客气，不是局促，而是一种“这些事和我也有

关”的踏实。散席前，周师傅少有地多喝了半碗酒，抬头看了陈默一眼：“明年若真收学徒，你来教他们看线。”这话说得随意，像在说明日买几根杉木。可陈默听见时，心口仍旧轻轻一震。因为这不只是让他教一门活，更像是把周家木铺将来的某一小截路，也分给他一起担。有人肯把往后的事算进你，这比今夜多摆几样菜更能让人觉得自已不是过客。老王听了还不服，嘴里嚷嚷说自己也能教，只是字不如陈默认得多。周小妹当场拆他的台，说他教出来的学徒大概先学会骂人。桌上又笑成一片，连周师傅嘴角都动了动。陈默看着这阵笑闹，只觉得心里最后那点“我是借住在此”的生分，也跟着酒气一起散进了夜色里。夜深散席时，院里的灯火映在木料上，泛着暖黄的光。陈默帮着收碗，周小妹抱着空酒壶从他身边走过，低声说了句：“明日不用起太早，城墙那边也该喘口气。”陈默点头应下，等她进屋后才慢慢站直身子。风从院顶吹下来，带着一点冬夜的凉。他却觉得自己心里很少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安静。不是没有遗憾，而是终于能带着遗憾，在另一处人间里把手里的日子接着过下去。

## 第029章\_城墙交验

---

第029章 城墙交验 城墙正式交验那天，天很冷，李知府问的话却比天气还硬。水门一段临时封路的木牌已经撤去，差役把围挡收了大半，过路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段新修好的墙。有人只看见它比先前整齐，有人看见压顶和女墙收得干净，也有人站在城根下议论官府这回总算舍得真修一回。可对陈默来说，真正难过的不是百姓的眼睛，而是接下来知府和一干文书、差役、老匠在墙前墙后的一一过问。李知府来得很早，先上墙顶，再看墙脚，最后还亲自蹲下去看了几处排水口。跟着来的文书把每一项都记在册上，连用过多少旧砖、新灰用到哪一段都问得极细。陈默站在一旁，心里没有多少先前那种慌，更多是一种绷紧后的平静。因为这段墙怎么拆、怎么补、怎么封垛，他都已经心里反复走过无数遍，能不能过这一关，眼下靠的不是临场圆话，而是前头那些实打实做出来的东西。韩老匠这日也特地把几块试样砖和两桶不同火候的灰带来了，像是怕文书问得太细时说不清。周师傅则站在一旁，看上去比平日更沉默。陈默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安静，心里越是在替这段墙一道提着气。交验这种事，过了便像理所应当，真要不过，前头所有人出的力都会立刻被抹成一句“做得不成”。果然，李知府开口第一句便问：“为何只拆到这里，不再往东扩？”陈默答：“再往东，墙体虽老，却未见鼓胀与发空，若为求保险一味扩拆，反会惊动原本还稳的部分。眼下这一段是按空肚、潮痕和外鼓最重处定的边。”第二句又问：“女墙为何只收一寸半？”“一则减重，二则不至于与邻墙骤然失齐。若收得太多，受风与受力都容易在交接处出怪病。”第三句问得更细：“排水口外沿为何削成这样，不取旧样直落？”陈默蹲下去，用手在墙脚比给他看：“旧样直落，风大或水急时会把出水压回墙面。外沿略顺，水能更快离墙，不致老在口子边打转。”一问一答之间，周围的人都静得很。韩老匠站在旁边不插话，只在问到砖灰火候和旧砖翻用时补上两句；周师傅则更少说，只在提到临时撑木、过渡和新旧衔接时点出要紧处。陈默忽然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场交验并不只是验他一个人，而是在验这一群人这一整段时日里到底有没有把事做扎实。也正因为如此，他答话时更不敢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只把该是谁做的便说是谁做的。李知府听到后来，脸上神色倒比起初松了些。他沿着墙面走了一遭，最后站在那段曾掏出大空肚的地方，回身问陈默：“若以后别处城墙也露出这般病相，你最先看什么？”陈默想了想，道：“先看水

路，再看墙脚和墙肚，最后才看表面。因为外头看见的，多半已是里头病翻出来的样子。”李知府点了点头，没有立刻评论。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身边文书道：“记下。水门一段，准过。”这三个字落下，陈默心里那股从看墙那天起便一直绷着的劲，终于慢慢松开了。他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大出一口气，也没有生出太多激动，只是觉得肩背忽然轻了许多，像一块压了数月的木料终于被人从身上搬开。差役们随后把围挡最后一截也撤了，过路的百姓终于能顺着原先的路从水门下走过去。有人边走边抬头看一眼新墙，有人连看都不看，只顾挑担赶路。陈默望着他们，心里反而比听见“准过”那刻更踏实。因为墙修到最后，本来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从底下走过去。若人人都得停下来惊叹，那反倒说明这活做得太像表演，不像日子。下城后，李知府没有当众多说场面话，只让差役递来一份写着周家木铺名字的文书，说是以后城中若再有官面上的木作、修补和临时勘看，周家可先得一份信任。对大户人家来说，这未必比一袋银子重；可对一个木铺、对一个原本连牙牌都拿不出的外来人来说，这几行字已经足够让很多事变得不一样。陈默接过那份文书，纸不厚，拿在手里却有分量。他很清楚，这不是让他一步登天的东西，也不是官府从此把他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是一种最朴素的认可：这个人看过地，看过墙，也肯在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往后若再有类似的活，可以先叫来看看。离开衙门差役时，韩老匠在一旁咳了一声，像是不惯说软话，半晌才道：“你那句先看水路，说得还成。”陈默笑了笑，郑重朝他拱了一下手。比起过关本身，这句来自老砖匠的话，反倒更叫他心里踏实。因为这意味着他在这条路上，不再只是一个偶然插进来的外人，而是真的被这座城的手艺人看进了一点眼里。回到木铺后，周小妹把那份写着周家名字的文书仔仔细细夹进账本里，手指在纸边停了停，才轻声说：“这张纸，往后比几两赏银都顶事。”陈默看着她把账本合上，心里也跟着定了一分。是啊，银子花掉便少了，纸薄却能替人挡掉许多说不清的盘问和轻看。对一个曾经连自己来路都没法交代的人来说，这样的分量，已经足够重。

## 第030章\_在这里活下去

---

第030章 在这里活下去 冬天真正压下来时，周家木铺又恢复了原先那种带着木屑香气的忙碌。城墙交验过后，来找周家的活计比先前稳了不少。有旧宅换梁的，也有店面加棚的，甚至还有邻县的人托熟人来问能不能请周家去看看地。周师傅照旧挑活，不是什么单都接；老王还是爱骂人，手底下却越来越有章法；周小妹管账更紧，连院里多添的一把凳子都记得清楚。木铺没变成什么大作坊，也没有因为参与过城墙就一步翻身，它仍旧只是苏州城里一间不大不小的木铺。可陈默站在这样的日常里，却比最初任何时候都更踏实。这天午后，铺子里新来了个十六七岁的学徒，是街坊荐来的孩子，手脚还算利落，就是一拿墨斗便发僵。陈默站在旁边看了会儿，没有急着训，只拿起木炭在旧板上画了几根柱位和一段棚架，告诉他为何这道线要弹在这里，为什么这根梁不能一味做长，哪一处受风，哪一处该给木头留活路。那少年听得一知半解，却看得很认真。老王在后头瞧见，咧嘴笑了句：“你现在也像个师父了。”少年弹坏了两回线，自己先急得脸通红，陈默却没有像当初的自己那样急着证明“我知道得更多”。他只是把墨斗拿回来，重新贴着角尺弹给对方看，再让他自己试第三回。那孩子这回总算把线收直了，脸上的紧张才松开些。陈默望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有种很轻的感慨。若是一年前，他多半会嫌这

学徒笨、嫌他手慢；可如今他更先想到的，却是当初周师傅怎样容他一次次看错、说错、学错。陈默听见“师父”两个字，先是一怔，随即失笑。他当然知道自己离周师傅和韩老匠那样的老师傅还差得远，可这一年里走过的路，也足够让他把一些东西往下传了。不是传什么惊人的新法，也不是传一个现代人如何在古代出风头，而是传怎样看一块地、一根梁、一段墙，怎样在急活、穷料和人心纷乱里，依旧尽量把事做稳。傍晚收铺时，街上飘起了细细的冬雨。陈默站在门口，看雨丝斜斜打进巷口，忽然想起自己刚到苏州那天，也是这样又冷又饥，站在陌生街边，连一张饼都求不来。那时的他满脑子都是“我怎么会在哪里”，像是只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眼前的一切就都能退回去。可活到今天，他终于明白，有些事并没有答案，就像那口井盖为什么偏偏在那个夜里缺了一块，为什么偏偏是他摔了下去，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后来怎样在这里把日子接了起来。周小妹在屋里叫了一声，让他把门板收上。陈默应了一句，弯腰去插最后一块门板。木板卡进槽口时发出熟悉的闷响，那声音平实，甚至有些枯燥，却让他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安宁。因为这意味着今夜有屋可睡，有饭可吃，明日还有活要做，还有人等着他一起去看梁柱、看地气、看一座房子该怎样站住。他不再把自己当成什么误落古代的外来者，也不再想着靠一点超前的见识去改变大明。这个时代自有它的秩序、手艺和顽固，也自有那些他至今仍未看透的深处。他能做的，不过是在周家木铺这方院子里，在苏州城这些会漏雨、会下沉、会受风、会积水的屋子和墙之间，把自己学会的东西一点点用好，把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一点点认清。有时夜里睡前，他也会想，若自己当真还在深圳，会不会已经升了职，会不会仍旧在一堆图纸和消息里熬到半夜，会不会终于有一天厌倦那种永远赶不完的进度。可这些念头如今都只像从另一个人身上借来的影子，偶尔掠过，并不会再把他整个人往回拽。因为他现在这双手上长出来的茧、这院子里认得他的几个人、还有苏州城里一段段他亲手看过、改过、守过的梁柱和墙面，都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东西。雨声渐密，院里灯火亮起。陈默转身往里走时，脚步已经很稳。他知道，自己不会成为改变历史的人，也不会有什么青史留名的本事。可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个万历二十五年的冬天，作为一名工匠，作为周家木铺的一份子，作为一个终于学会尊重脚下土地和旁人手艺的人，把往后的日子认真过下去。走到屋檐下时，他还听见周小妹在里头催学徒把木屑扫干净，老王则在院角骂那把新凳子的腿还差一点意思。这样的声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正是这些声音，把一间木铺、一条街、一座城和一个人的后半辈子一点点接在了一起。陈默放下门栓，抬头望了望雨幕外发暗的天色，心里没有豪气，也没有伤感，只有一种极稳的认定。明日天亮以后，他还会照常起身，去摸木料的干湿，去看学徒的墨线，去听哪户人家又来请周家看看梁柱。这样的明日不会写进史书，也不会让任何朝代因此改道，可它们会一天天把一个人的命、一门手艺和一间木铺慢慢接稳。陈默如今愿意过的，正是这样的明日。这便够了。